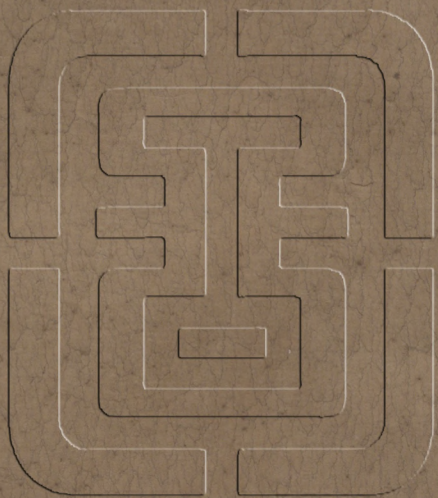




2047



皇
明
文
衡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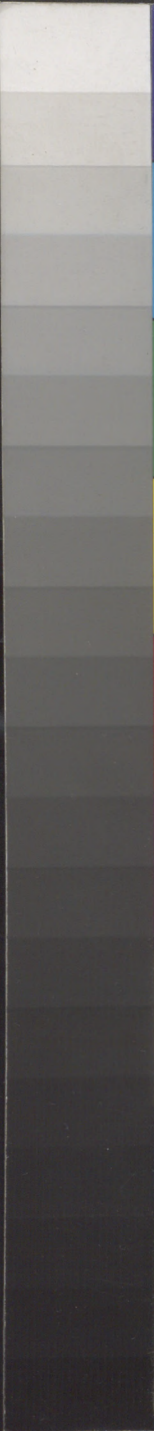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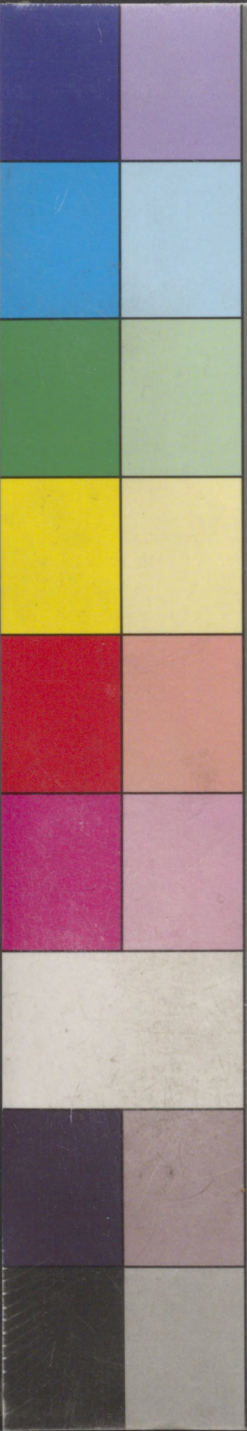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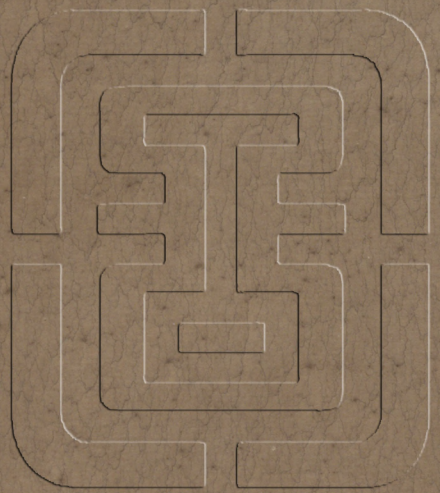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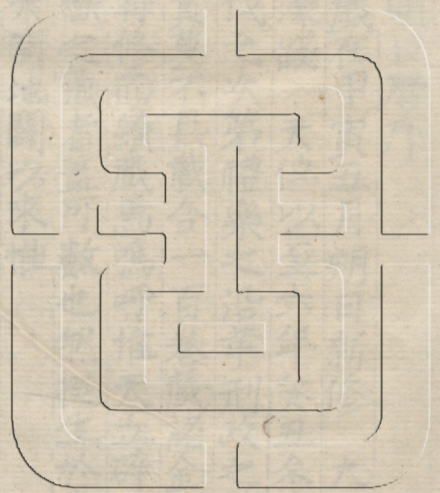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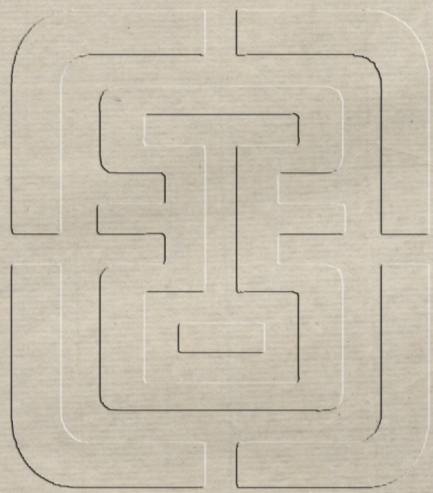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皇明文衡卷之三十八

序

大明日曆序

宋濂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五月朔日新修大明日曆成與從
皇上興臨濠踐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十月二月凡戒飭
之諄復征伐之次第禮樂之沿革刑政之設施羣臣之功過
四夷之朝貢莫不具載合一百卷歲諸金匱副在秘書甲寅
以後則歲再修而續歲焉嗚呼惟天立辟惟辟奉天其能混
合三光五嶽之氣者蓋可數也然挺生於南服而致一統華
夷之盛自天開地闢以來惟

皇上爲然其功高萬古一也元季釋駮奮起於民間以圖自
全初無黃屋左纛之念繼憫生民塗炭始取土地羣雄之手



而安輯之較之於古如漢高帝其得國之正二也平生用兵百戰百勝未嘗摧劔以至繼天出治經綸大經皆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算而已其獨稟全智三也欽畏天地一動一靜森若神明在上及至郊祀存於心目有赫其臨甚至不敢仰視惠鮮小民復恐一夫不獲其所貪墨吏及豪黠之徒有加害者必威之以刑其敬天勤民四也 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後此皆古昔所深患今絕無之其家法之嚴五也兵戎國之大權悉歸之於 朝廷有事征伐則詔大帥佩將印領之暨旋則上章綬歸士卒單身還第其兵政有統六也嗚呼

帝力難名度越前聖不可以一二識也今日曆所書籌畧之

運功業之著規模之宏遠其本蓋原於此矣然而史書甚重古稱直筆不溢美不隱惡務合乎天理人心之公無其事而曲書之者固非也有其事而失書者尤非也况

英明之主不世出而記注之官遷易不常無以究夫

聖德之高深臣同暨濂幸獲日侍 燕閒十有餘年知之深

故察之精察之精則其書也頗謂得其實而無愧茲因日曆

書成謹揭其大要於首簡使他日脩實錄者有所採掇庶幾

傳信於萬世也其總裁官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脩 國史兼吏部尚書臣詹同翰林侍講學士中順

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 臣宋濂催纂

官翰林侍講學士嘉議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 臣樂韶

鳳纂脩官禮部員外郎 臣吳伯宗翰林編脩 臣朱右 臣趙堦

臣朱廉儒學教授臣徐一夔臣孫作布衣臣徐尊生其讐校
謄寫則臣伯宗臣廉及鄉貢進士臣黃景國子生臣陳孟陽
開局於六年九月四日歷二百六十有五日始訖事云臣廉
謹序

洪武正韻序

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所謂七音者牙舌唇齒
喉及舌齒各半是也智者察知之分其清濁之倫定爲角徵
宮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盡在是矣然則音者
其韻書之權輿乎夫單出爲聲成文爲音音則自然協和不
假勉強而後成虞廷之謠歌康衢之民謠姑未暇論至如國
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隸莫不有
作以人言之其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故所發有剽疾重遲

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刪詩皆堪被之絃歌者取其
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然之調乎不特此也楚漢以來離騷
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曷嘗拘於一律亦不
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爲平上
去入號曰類譜大抵多異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
之禁因禮部之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畧遂至毫髮弗敢違
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縱有患其不
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唯武夷棧患之
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達於近世凡五十家以爲補韻新安
朱熹據其說以協三百篇之音識者雖或信之而韻之行世
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備莫踰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
孔子弗之從而唯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於大惑歟恭惟

皇明通志卷之八
皇上稽古右文萬幾之暇親閱韻書見其比類失倫聲音乖舛 召詞臣諭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為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亦有一韻當析為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若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重刊定之於是翰林侍講學士臣樂韶鳳臣宋濂侍制臣王傑備撰臣李叔允編修臣朱右臣趙壘臣朱廉典簿臣瞿莊臣鄒孟達典籍臣孫普臣答祿與權欽遵
明詔研精覃思壹以中原雅音為定復恐拘於方言無以達於上下質正於左御史大夫臣汪廣洋右御史大夫臣陳寧御史中丞臣劉基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臣陶凱凡六騰藁始克成編其音諧韻協者併入之否則析之義同字同而兩見者合之舊避宋諱而不收者補之註釋則一依毛晃父子之

舊勅成一十六卷計七十六韻共若干萬言書奏

賜名曰洪武正韻勅臣濂為之序臣濂竊惟司馬光有云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莫過於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奧禮樂刑政之原皆有繫於此誠不可不慎也古者之書唯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立韻之初原徃徃拘礙不相為用宋之有司雖嘗通併僅稍異於類譜君子患之當今

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九禮樂文物咸遵徃聖赫然上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

宸慮下詔詞臣隨音刊正以洗千古之陋習猗歟盛哉雖然旋宮以七音為均均言韻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

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所可愧者臣濂等才識闇劣無以上承德意受命震惕罔知攸措謹拜手稽首序于篇端予以見

聖朝文治大興而音韻之學悉復於古云

太古正音序

宋濂

余少時則好琴嘗學之而惠無善師與之相講說雖時按譜徐堙鬱而暢懣憤心弗自是也後聞冷君起敬以善琴名江南當時學琴者皆赴其門余尤慕之以爲安得一聽以償夙音之好乎及入國朝余旣被命起仕而冷君亦繼至時

天子方注意郊社宗廟之祀病音樂之未復乎古與一二儒臣圖所以更張之冷君實奉明詔定雅樂而余豫執筆製

歌辭獲數與冷君間抱琴爲余鼓數曲余瞑目而聽之悽焉而秋清盎然而春煦寥乎悲鴻吟而鶴鶴鸞鳳追而和之也砒砒乎冰合萬壑瀑布直瀉其上而松桂之風互答而交衝也懇懇乎如唐虞君臣上規下諷而不傷不怒也熙熙乎如漢文之時天下富貴而田野著耄乘車曳屣嬉遊笑談弗知日之夕也余倦爲之忘寢不自知心氣之平神情之適閱旬日而餘音繹繹在耳誠知其美而欲學焉而余已老耄不可勉矣旣而冷君出其所次琴譜曰太古正音者示余且曰予之所聞者皆出乎此所未聞者可按譜而學也子可以序之重余有感焉樂之爲教也大矣古之人自非居喪服有異故則樂未嘗違乎左右所以攝忿疾之氣通神明之德其助豈爲細哉後世古樂寢久寢亡今之所存若琴者無幾士大夫

又鮮能而寡聽之雖如余之有志於學猶有耄老無聞之悔况不若余之質固者乎誠以有其器而無其譜而其制不全故也今冷君獨不自私其藝將使人人可按譜而學豈非古人用心哉然余恐人見其易而忽之也故道願學之意以見其爲術之難述所聞者以告之使人知冷君之用志於琴甚久非特空言而已也冷君名某某郡人今爲協律郎

味梅齋藁序

洪武初余奉 詔總裁元史于時豫執筆者凡數十人皆四方豪俊余日與之周旋會聚間一休沐輒相過從飲酒爲歡酒闌氣盛撫掌大噱論古入文章政事不深夜不止信一時之樂哉然當是時諸君者皆壯強無恙余雖稍長亦未耄老方以爲此樂可以常有未知其爲樂也及後未數年人事稍

稍乖殊或得州縣散之南北或以老瘡疾疾引歸田里或抵法遇患轉徙遠方求如舊時之歡須臾而不得然後知此樂之難遇每一思之不知俛首愴心而繼之以歎息也又况余年愈耄觸事愈多而英才凋謝愈盡雖欲不思何可得哉幸而獲見一人於十餘年之後而又得觀其文辭其慰喜又爲何如也若吳郡傅君則明是已則明在數十人中以能文稱當乖殊之時歸爲邑人師得益勉其所學最後獨存而文益進天之於則明可謂加厚矣今年自吳中寄其文曰味梅齋藁者示余皆馳驟可喜嗚呼四方之英俊至是無幾矣然則則明之文何可少乎

贈李子貞序

昔天下盛時文學行義之士多出於江淮以北今豈異於昔

哉何其遼邈而未見之也元興乎朔方其化自北始故士之北產者尤盛於元今

皇帝起南方士之盛誠由南方始自南而北理勢之必然也况朝廷思用北方士甚至有一材者即尊顯之所以運化機欲其速變也士生其間者安可不勉乎安豐李子貞善讀書有文士之秀者也其婦之弟鄭子端爲通事司丞涉遠道訪之其於行義得矣及其歸也子端須余文贈之亦欲化其鄉人以文學乎子貞歸告而父先語而朋友上方以文治思得奇才而用之有志功名者慎無自棄哉

羅文質公集叙

胡翰

尚論人物者功業易見學術易知而道德爲難顏子之不違二必孔子而後知之有若之以聖人必曾子而後辯之一時

之門弟子非不賢也日與之處也猶不能致察於斯而况庸常之人方之聖賢才智相百十也將採其所蘊之精微孰從而得之乎而况世之相去又遠也將極所至之高妙孰從而得之乎楊子雲曰存則人亡則書將必於其書而知之而得之羅文質公之在宋仕不登於朝化不行於國紹興之末言任斯道之重者必屬之先生焉先生受學於龜山楊文靖公因文靖而見伊川程正公則固及程氏之門矣當是時若李顥之才器謝良佐之力學張繹之高識尹焞之篤行未嘗不與其進而道南之嘆明道獨於龜山發之及論西銘猶不能無疑伊川以理一分殊喻之道之難明也如此先生聞易於龜山與其聞於伊川者無間則固會而爲一矣嘗謂漢唐儒者能自樹立不過注心於外與之游仲尼之門入堯舜之道

必不能至此其志爲何如哉由是性明行完擴之以廣大體
之以仁恕有如李延平之書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有如朱晦
菴之言其所造又何如哉李籲輩未聞有以是與之者今欲
以其近似而窺測之固學者之所惑也獨不考之先生之遺
書乎蓋博古通今務以文章爲學者非先生之學也忠信愿
慤不爲非義而自守者非先生之學也二者不同而俱夫之
先生之學靜而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擴而極夫肫肫其
仁淵淵其淵則達天德之妙矣舉而措之行事施於有政則
莫非達道之用矣故先生退而隱居而志常存乎天下遭世
多故而義不忘乎朝廷其言曰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
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
主仁義兼隆又曰人主欲明而不察欲仁而不懦又曰祖宗

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又曰名器授之君子則貴授之小
人則賤又曰士之立朝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
怨嗟類皆切於時弊達於治體其言旣足以懲熙寧創制之
失其授受之際又足以啓淳熙理學之正觀是集者雖不能
盡知先生因文以求義因進以求用庶亦得其緒餘乎余嘉
遂不墜其家學以寡聞陋見論前入之道德其亦過矣仲尼
之門顏子文一臂而失之而况其遠者其亦難言矣姑存其
大要焉

風水問答序

胡翰

烏傷朱君彥脩故文懿先生之高弟弟子也少讀書從先生
游最久嘗有志當世克賦有司不合退而業醫猶幸其濡沫
及人也著書數萬言曰格致論人多傳之而君之醫遂名海

右又以陰陽家多忌諱不知稽諸古也復著書數千言曰風水問答書成示余雙谿之上推其用心可謂至矣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天確然在上其文著矣地隤然在下其理微矣著者觀之微者察之知乎此者知乎幽明之故非聖人孰與焉而漢魏以來言地理者往往溺於形法之末則既失矣至其爲書若宅經墓經之屬又多秘而亡逸不傳則失之愈遠矣朱君力辯之以爲人之生也合宗族以居爲宮室以處審曲面勢得則吉不得則凶其理較然及其死也祖宗之神上象于天舉而葬者枯骨耳積歲之久并已朽矣安知禍福於人貴賤於人壽夭於人哉故壟不擇地而居必度室據往事以明方今出入詩書之間固儒者之言也昔者先王辯方正位體國經野土宜之法用之以相民宅土坐之

法用之以求地中皆爲都邑宮室設也而家人墓大夫之職公墓以昭穆邦墓以族葬借欲擇之其兆域禁令孰得而犯之以是知君之言爲得也惜其書不見於二百年之前紹興山陵改卜之議晦菴朱子以忠賈禍夫以一世豪傑之才千古聖賢之學萃乎其一人觀於天下之義理多矣而篤惟蔡元定之說是信者果何也哉吾邦自何文定公得朱子之學於勉齋四傳而爲文懿君受業先生之門計其平日之所討論亦嘗有及於斯乎不然則是書成於先生未易箒之日必能是正其說傳信於人而願使翰得而讀之豈知言哉且翰先人之葬今十年矣襄事之初匍匐將命而不暇擇膏惕然於先儒土厚水深之言於是得君之書欣然如獲拱璧昔里有余禎者以是術游江湖間邵菴虞公深敬信之其著書曰地

理十準虞公稱其有得於管輅王吉之傳力詆曾楊之非而不悟指蒙非輅所作則與翰同一惑也書之于篇朱君其幸終有以教之

右樂府詩類編序

太原郭茂倩哀次樂府詩一百卷余采其可傳者更定爲集若干卷復論之曰周衰禮樂崩壞而樂爲尤甚自制氏爲時樂官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意則天下之知者鮮矣况先王之聲音度數不止其於調鏗鏘鼓舞其人固不能盡紀也以是言之豈不難哉若聲詩者古之樂章也雅鄭得失存乎其辭辯其辭而意可見非若聲音度數之難知而國家之制作民俗之歌謠詩人之諷咏至于後世遂無復雅頌之音雖用之郊廟朝廷被之鄉人邦國者猶世俗之樂耳獨何

歟蓋詩之爲用猶史也史言一代之事直而無隱詩繫一代之政婉而微章辭義不同由世而異中古之盛政善民安化成俗美人情舒而不迫風氣淳而不散其言莊以簡和以平用而不匱廣而不宣直而有曲體順成而和動是謂德音及其衰也列國之言各殊儉者多嗇強者多悍淫亂者忘反憂深者思覺其或好樂而無主困敝而思治亦隨其俗之所尚政之所本人情風氣之所感故古詩之體有美有刺有正有變聖人並存而不廢唯所以用之郊廟朝廷非清廟我將之頌不得奏於升歌宗祀非鹿鳴四牡大明文王之雅不得陳於會朝燕享內之爲閨門外之爲鄉黨非關雎麟趾則鵲巢騶虞之風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故可以感鬼神和上下美教化移風俗今茂倩之所次有是哉以其所謂郊祀安世

黃門鼓吹鏡歌橫吹相和琴操雜曲攷之漢辭質而近古其降也為魏魏辭溫厚而益趨於文其降也為晉晉之東其辭麗遂變而為南北南音多豔曲北俗雜胡戎而隋唐受之故唐初之辭婉麗詳整其中宏偉精奇其未纖巧而不振雖人竭其才家尚其學追琢鑿積曾不能希列國之風而况欲反乎雅頌之正滋不易矣是以郊廟祭祀則非有祖宗之事美盛德告成功之實會朝燕享君臣之間則非有齋莊和悅之意以發先王之德畫羣下之情哇聲俚曲若秦楚之謳巴渝之舞涼伊之技莫不雜出以為中國朝廷之用惱心盈耳不復知其為教化風俗之蠹夫民不幸不見先王之禮樂考其聲詩蓋有足言者然以唐虞之盛不能無憾焉吾於此見其風氣之淳人情之泰政治俗尚之美皆非古矣其治亂得失

是非邪正雖去之千數百載不待其言之著而今皆可見者則詩之為用豈不猶史之事哉故合而論之以寓吾去取之意將望於後之作者焉

王氏數學舉要序

數何始乎始於古之聖人六峯九章蓋太昊軒轅氏所作也其學則古無有也六藝之教在小學八歲之童習之而九數在當時猶一藝爾道術裂於天下百氏之說並興天下之言數者不必本於儒而儒者亦罕究其奧於是國者立於一家之學五曹孫子之科隸在國子雖以之名家可也然議者猶以一曲病之故其學之興也不能如古之恒久其為教也徵之於今而不可得方田之法廢則度地不得其要粟米之法廢則交質不通其變以至稟稅積蠹則無衰分少廣以御

之深廣遠則無重差勾股以御之間有名其術者舉一貨一幣一程一度銖銖而乘之銖銖而除之寸寸而乘之寸寸而除之終其書不出乎此學之者終其書不得其術亦惑矣吾不知古所謂五曹九章法者有類焉否也意其不若是也必矣數者天地之紀也萬物之統也唯聖人能舉之聖人達乎天地萬物之情故也不達乎天地萬物之情以言乎數者則賴有聖人之法存焉耳當小學既廢之後法之存者鮮矣雖世所謂通儒或莫之能於是言有言之者吾乃以其不能而病之亦惑矣且百氏之說不適於用君子不病之是雖不當於古豈不愈於百氏之說哉故吾於王氏之書有取焉其言九九奇兩之法較之世所見者約而甚覈于以均多寡比輕重揆高卑準遐邇或盈或胸或正或員紀一衍萬極乎北京

正載其用不窮其意亦將授之於人非欲人之不知也使數學復興則是書宜不廢吾惜不及見其人而獨得其書以論之其有深於此者吾亦不敢謂其盡於書也吾聞之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莫非數也豈必由其術者然後能通之哉苟通之雖謂之儒者可也而儒者之學則大矣

贈楊載序

洪武二年余客留京師會楊載招諭日本自海上至未幾詔復往使其國四年秋日本奉表入貢載以勞獲被寵賚即又遣使流球五年秋流球奉表從載入貢道里所經余復見于太未竊壯其行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足矣緩頰折衝之間一言得之足為中國重一言失之亦未嘗不為夷狄侮笑東南海中諸夷國遠而險者惟日本近而險者則流球耳由

古以來常負固桀驁以爲中國不足制之元入中國所統土
宇與漢唐相出入至元中嘗命省臣阿剌罕將兵討日本未
及其國而海舟多漂覆不利其後又議取流球用閩人吳誌
斗之言不出師而遣使往喻其國留泉南者雖久之訖不能
達而罷豈二國果不可制乎亦中國未有以服其心也今載
以一介行李冒風濤之險涉魚龍不測之淵往來數萬里如
行國中不頓刃折鏃而二國靡然一旦臣服奉表貢方物稽
首拜舞 闕下此非人力蓋

天威也天威所加窮日之所出入有國者孰不震疊因其震
疊而懷柔之行人之事也非有陸賈之辯傅介子之勇莫膺
其任而載慷慨許國奮不顧身者吾不知其何所負也竊求
其故而於駙馬王公見之公在閩中嘗取漢太尉家法書以

遺載欲其不失爲清白吏子孫意者夷人饒於貨寶恒以此
啗中國之使中國之使受其啗而甘之鮮不劬於利者使載
不劬於利則奉天威命安往而不濟街劬於利則雖奇丈夫
檢狎小子之不若耳幸加勉焉 國家委重非特使事蓋將
授之以政矣

靈棋經解序

劉基

昔者聖人作易以前民用靈棋象易而作也易道奧而難知
故作靈棋以象之靈棋之象雖不足以盡易之蘊然非精於
易者又焉能爲靈棋之辭也哉靈棋之式以三爲經四爲緯
三以上爲天中爲人下爲地上爲君中爲臣下爲民四以一
爲少陽三爲太陽二爲少陰四爲老陰少陽與少陰爲耦而
太陽與太陰爲敵得耦而悅得敵而爭其常也或失其道而

耦反爲仇或得其行而敵反爲用其變也陽多則道同而相助陰多則志異而相乖君子小人之分也陰陽迭用體有不同而名隨之異變易之道也易之取象曰車曰馬曰楸曰矢曰鬼曰狐之類推而達之天下之物無不該矣曰馬矣而又化爲龍曰水矣而又以爲雲變易之義也非通天下之顯者不識也故曰靈棋象易而作也非精於易者不能也予每喜其占之驗而病解之者不識作者之旨而以世之卜師之語配之故爲申其意而爲之言若夫以爲黃石公之授張子房之受則傳無其文史無其實不敢從而附會之也

贈徐仲遠序

世之所謂禍福通塞者果由於命邪聖人罕言命命果不足道邪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自古

固有不仁而安榮守道而戮辱者庸非命乎古之人以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爲福而不言貴今之論命以官爵之大小品高下豈古之所謂禍福與今異耶好德無踰於仲尼則厄窮而在下顏淵亞聖三十以死曹孟德司馬仲達位在人上而以壽終且及其子與孫禍耶福耶所謂命者當何以斷之哉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今之言命者其果有合於古人否乎天以陰陽五行生爲人也陰陽五行之精是爲日月木火土金水之曜七曜運乎上而萬形成于下人也者天地之分體而日月木火土金水之分氣也理生氣氣生數由數以知氣由氣以知理今之言命者之所由起也夫氣母也人子也母子相感顯微相應天人之理也則亦可廢哉日至而麋鹿解月死而羸蛇噉溫

風動而齊麥死清霜降而豐鍾鳴物理相通不可誣也天台徐仲遠以七曜四餘推人生禍福無不驗子甚異之而贈以言若夫吉凶利害之所趨避則吾聞之孟子矣

夏小正集解序

王禕

夏小正世以爲夏書其書在大戴禮中傳之者戴氏也鄭康成爲之註或曰盧靳註謂爲鄭氏非也穎川韓元吉氏嘗以范太史家藏舊本校定之然與故所傳關本訛舛不同會稽傅崧卿氏又據關本而爲訓釋實多所補正及考亭朱子集儀禮尊信小正而用之經其論定者旨益加明矣今括蒼趙君復集諸家之說而爲之解於是爲尤詳密者也予以論之小正之爲夏書不可無疑者孔子定書斷自唐虞虞書以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爲重事小正其遺法也孔子嘗曰我

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及答顏淵以爲邦曰行夏之時而作春秋用夏時以冠月其有取於夏時如此設小正誠夏書則在孔子所必取然而不與禹貢同列於百篇何耶鄭氏謂夏時者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則以小正爲夏書者鄭氏也不信聖人而漢儒是信可不可耶禮記月令漢儒皆以爲周公作而其中雜有虞夏商周秦漢之制殆漢末諸儒採呂氏十二月紀淮南子時則訓等書爲之耳大戴禮之有小正小戴禮之有月令烏知其非類耶或曰呂氏據夏小正以正四時或曰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應候而無日數至時訓乃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十日爲節因小正而加詳也意者小正特出於月紀時訓之前者耶是則以小正爲夏書誠有可疑者也趙君之言謂鄭氏以

小正爲夏書本無左驗所紀昏旦中星與星之見伏率與月
令月紀時訓不合唐一行推以曆術知其實在夏時其爲夏
書無疑是又不然天雖高星辰雖遠苟求其故則精曆數者
悉所能考蓋自上古以來天行日至星辰之次舍其度數無
不可知况在夏后之世安知非精曆數者逆考而逆推之求
其故以著于書亦豈可遂信之而不疑乎世以本草爲神農
之書素問爲黃帝之書其果出於神農黃帝否乎本草素問
不可必其出於神農黃帝月令不可必其出於周公則小正
之爲夏書予固不敢不致疑其間也惜乎趙君已不可作不
得以予所疑者質之然君之爲此書則既考覈詳而論辨密
卓見絕識徃徃而是非其有可傳者歟第其真本及所著他
書皆厄于兵而此篇者乃其伯氏掇拾遺藁重所繕錄章句

字書之脫誤不能無之覽者擇焉而已君諱友桂詵仲其字
學行志業具載宋太史所爲墓誌茲故弗道而論予所疑者
序其書焉

黃子邕詩集序

盱江黃子邕氏善爲詩其詩有曰醉夢蘂者皆古樂府歌行
五言古體總若干卷其辭簡質平實壹本於漢魏而絕去近
代聲律之弊殆幾於古矣嗟乎若子邕者豈非其意欲追古
之作者以爲並然可不謂爲今世之能言者歟予嘗論之三
百篇之詩其作者非一人亦非一時之所作而其爲言大抵
指事立義明而易知引物連類近而易見未嘗有艱深矯飾
之語而天道之顯晦人事之治否世變之隆污物理之盛衰
無不著焉此詩之體所以爲有繫也後世之言詩者不知出

此往往惟銜其才諫而漫衍華縟奇詭浮靡之是尚較妍蚩
工拙於辭語間而不顧其大體之所繫江左以來迄于唐宋
其習皆然是其為弊固亦非一日矣今子邕乃能斥漫衍以
為簡屏華縟以為質黜奇詭以為平易浮靡以為實讀其辭
知其於天道人事世變物理之際詳矣等而上之詎止於漢
魏而已哉故予以謂子邕之詩殆幾於古今世能言之士如
子邕者蓋不可多得也子邕嘗北游遭世叔季其言不見用
其志鬱鬱不得遂願

今天子明聖盡收前代遺才而甄錄之故子邕遂擢官於禮
部會朝廷方務稽古禮文之事討論禮色出於子邕者居多
蓋子邕之學不特善於詩而已予故論其詩并及其平生之
既便讀之者因得以悉其人而又以見予於子邕之詩能知

其意之所在與其學之所至非苟焉相好而已也

送鄭仲宗序

上之三年夏詔徵江南諸郡縣民凡稱大家者悉赴闕既集
闕下則造之於廷而親訓諭之凡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
治亂盛衰紀綱法度賦稅供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諄諄焉
累數千百言又恐其或遺忘而不能詳也則刻而為書以摹
本分賜之乃六月十三日庚午

上御奉天門翰林臣宋濂臣詹同臣王禕及起居注臣陳敬
奏事畢賜坐從容問曰御等知朕所以訓諭斯民之意乎臣
禕謹對曰自古帝王皆身兼君師之任君以治民師以教民
三代而下為人主者知為治而不知為教今

陛下主天下為治之道已備而又集凡民而訓諭之耳提面

命不啻嚴師之於弟子此政古昔帝王教民之意也又問鄉
等亦嘗見鄉人有論否乎臣濂對曰臣鄉人浦江義門鄭氏
實來受訓諭為臣言陛下教之之旨甚至今還且將以所
賜書重刻而摹之使其鄉里之民家有是書以廣宣
聖意矣越數日仲宗來請別且求言以為贈仲宗即所謂義
門鄭氏者也夫仲宗之來既承

聖天子之叮嚀告戒至詳且悉天下之言宜莫有加之者矣
而顧又求言於禕何邪禕也聞之三代之民人有士君子之
行豈必皆待上之人匡直輔翼而振德之哉蓋其性質本善
而又薰陶漸磨之素至故一鼓舞之間莫不興起於為善而
比屋可封之俗成矣今仲宗之家十葉聚食藹然有仁義之
風庶幾一家之三代今又昭受聖訓而且圖使鄉里之民同

興於仁讓上下相成如此豈非三代之君民者與夫紀述
上德而推揚之以風厲乎四方者史臣之職也禕故具志其
事書以告仲宗若仲宗才學之懿行役之勤則凡賦詩者當
能稱誦之茲不復道

潛谿後集序

趙沔

潛谿前集凡廿卷冠以陳公衆仲序文浦陽義塾既刻而傳
之後集筆藁日新卷帙未有終也宋公以書來俾沔序其意
顧又病廢學閱歲無以復命又念與公相知有自蓋嘗偏觀
前集而惜乎陳公有未及盡見者然則後集固不可無序沔
既不敢讓知其又奚辭迺為序曰脩辭以為文非古也其起
於漢之西京乎太史公傳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臯
王褒之屬以善屬文見知人主然皆不得列於儒林而孔子

弟子別爲傳謂辭章爲文而不本於經蓋昉於此至唐韓子
來歐陽公曾子固相繼而出始考諸經以立言其器識之大
學問之博志節之固又足振而興之文辭之用於是爲貴雖
子朱子繼周程之緒猶且誦法表章而不敢忽焉葉正則顯
於東南當道學復明之世刻意脩辭不踐故迹而非離侵畔
自窒其源其視韓歐特起於千載之下而不知所宗尚者爲何
如也是以君子尚論浙東先達必以東萊呂公爲歸豈非以
其博而知要能自得師雖翊諸孔門游夏之倫而無愧也乎
若夫辭達理明不繳繞於陳言而固與之合則百餘年間莫
善於侍講黃公者矣景濂父主呂公之鄉而游于黃公之門
其學以經爲師而尤長於周禮其出入百家鈎深索隱蓋將
以自致也而不但資爲文其於爲文直以才高思敏舒之歛

之無適不宜而未嘗有意於爲作當其發憤擇術直詆辭章
爲淫言葩藻爲宿穢期於刻削刊落以徑趨乎道德之塗而
於呂公尤惓惓咏思歎慕若不能自已於言者則其於輕重
之類得失之幾察之明矣別集之行豈徒欲以文辭名世者
哉蓋所已知於景濂父者如此若夫陳公謂爲文必傳諸師
而後可者景濂父旣不以自多而沆又不足以言之顧嘗聞
之袁公伯長嘗問於先師虞公伯生曰爲文當何如虞公曰
子浙人也子欲知爲文當問諸浙中庖者子川人也何足以
知之袁公曰庖者何用知文乎虞公曰川人之爲庖也麤塊
而大斲濃醢而厚醬非不果然屬饜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
中之庖者則不然凡水陸之產皆擇取柔甘調其清齊澄之
有方而潔之不已視之泠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

毛鱗介之珍不易其性故予謂爲文之妙惟浙中庖者知之
袁公蓋矍然稱善也自虞公爲是言學者竊論以爲非黃公
之文不足以當之衆仲嘗學於虞公而景濂父黃公之徒也
二公之所指授信乎有異於他門者哉善觀斯集者則得之
矣

送操公琬先生歸番禺序

聖天子旣平海內盡輦勝國圖史典籍歸于京師乃
詔脩元史起山林遺逸之士使執筆焉凡文儒之在官者無
與於是廷之臣各舉所知以應詔方以衰病屢謝徵
命亦誤在選中使者至郡太守將吏皆能言其病狀然莫肯
受其咎者故不得終辭舟過嚴陵適前太史金華宋公景濂
亦至曰有詔召王子充於臨漳矣予曰方衰病日增非可

出者縱出亦無補於事所幸者平生故人重得一見於契闊
之餘事故有非偶然者宋公曰然蓋予與宋公不相見者數
載而子充則十有餘年矣既至京師聞番禺操公琬先生在
書館卧病旦夕以聞即可歸私又自念番歛接境自弱冠則
知先生先生學通諸經百氏述作滿家諸兄之家於番者與
先生有連姻相好也每相見輒能言先生動靜而未獲一識
今乃得相見於此豈非向所謂非偶然者乎自是日上堂與
諸公從事筆硯間退則省先生疾先生疾少間輒俾子連榻
卧談論經史晝夜疊疊相扣擊不少休予蓋有愧焉俄而禮
部尚書崔公侔郎傅公同至局中以得旨先生且爲別先生
乃爲文一篇以告同舍同舍之士莫不惜先生之歸感賦詩
爲先生贈予辱知有自則進言於先生曰先生歸矣士之在

山林與在朝廷異其於述作也亦然纂釋群經折衷百氏處則充棟梁出則汗牛馬雖其說未必盡合於聖人非素業與之相出入者不敢議也崇古學貴文章凌厲漢唐上擬三代使窮鄉晚進黷聞淺見之士目動神聳不敢出聲以誦自揆終身不能爲者又况陶石性情吟詠風月或以單辭或以偶句爲人所稱皆足以名世雖或無取於作者於人非鬼責亦何有焉此皆山林之士所爲得也若夫朝廷之士則不然太史公網羅舊聞上接春秋下迄麟趾其序高帝創業文景守成至今使人如親見之書封禪平準傳皆殖皆諫書也而後世以爲謗韓退之未遇時欲作唐一經以垂無窮既入史館不敢有爲柳子厚苦辭迫之曾不少動僅以執事成順宗實錄數卷卒困於讒口竄走無完篇司馬文正公受知神宗

作資治通鑑垂十九年始就而小人出鄙句以訾之此皆鉅人碩德名實孚于上下以著書爲大業者也猶或所遭若是今吾人挾其山林之學以登于朝廷之上則其茫然自失凜然不敢自放者豈無所懼而然哉尚賴天子明聖有旨姑即舊志爲書凡筆削悉取睿斷不以其所不能爲諸生罪德至渥也於是先生得以病辭歸而支離昏昧如沓者亦得以預聞纂修自詭豈非其幸歟然則沓於先生之行獨不能無所感者良有以也先生曰子姑遲之吾待子於番歛之間不遠矣

陶尚書文集序

徐一夔

國家之興必有魁人碩士乘維新之運以雄辭鉅筆出而敷張神藻潤飭洪業鏗子有聲炳子有光聳世德於漢唐之上

使郡國聞之知 朝廷之大四夷聞之知中國之尊後世聞之知今日之盛然後見文章之用爲非末技也嗚呼有志於此者疲神於六籍之間焦思於佔畢之下其勞蓋亦甚矣夫其所以爲此者抑豈徒爲華哉亦將効用於國家不使淪於虛器而已而得此者少也若今禮部尚書陶公凱者其得此者歟公姿性過人其才甚高其學甚博其識見甚卓且遠故其爲文多或千言少或百字下筆汨汨不見有艱難意嘗遊吳楚會時方擯棄南土懷寶不售其爲文多激慨中更亂離自度無所於用去居深山之中授經以養其親而其爲文多隱約今

天子削平海內思變馬上之習遣使四出聘起巖穴之士使至台州得公公不敢固讓出應 國家之需時

上方命儒臣纂脩元史

上知其老於文學俾預纂脩之列書成職教大本堂旋擢應奉翰林文字未幾超遷今官凡稽古禮文之事公多論定會翰林虛座 朝廷用之惟恐不盡其才遂命兼領其院事方是時天下大定 朝廷務導宣恩意稱揚功德推序勳閥以昭明文物凡詔令封冊歌頌碑碣等製多出公手公自念文章之用蓋在此耳措辭陳義各當其體於是公之文沛然爲一代之用矣故余以謂文章之工否存乎人而文章之用則係乎所遭也余也蚤嘗有志茲事向以與公有鄉里之好數嘗從於論著之末詎意耄老先衰學日益落氣日益耗遂莫能有所成就亦安敢自謂顯諸用也茲見公 京師盡出其所爲文見示且徵言以升其端余遂爲之論次後之觀斯文

者尚知余言之不詭也

郁離子序

郁離子者誠意伯劉公在元季時所著之書也公學足以探三才之奧識足以達萬物之情氣足以奪三軍之帥以是自許卓然立於天地之間不知自視與古之豪傑何如也年二十已登進士第有志於尊主庇民當是時其君不以天下繫念慮官不擇人例以常格處之噤不能有為已而南北繹騷公慨然有澄清之志藩閩方務治兵辟公參贊而公銳欲以功業自見累建大議皆匡時之長策而當國者樂因循而悅苟且抑而不行公遂棄官去屏居青田山中發憤著書此郁離子之所以作也郁離者何離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離子其書總為十卷分為十

八章散為一百九十五條多或千言少或百字其言詳於正已慎微脩紀遠利尚誠量敵審勢用賢治民本乎仁義道德之懿明乎吉凶禍福之幾審乎古今成敗得失之跡大槩矯元室之弊有激而言也牢籠萬彙洞釋羣疑辯博奇瑰巧於比喻而不失乎正驟而讀之其鋒凜然若太阿出匣若不可玩徐而思之其言確然鑿鑿乎如藥石之必治病斷斷乎如五穀之必療饑而不可無者也豈若管商之功利申韓之刑名儀秦之押闔孫吳之陰謀其說詭於聖人務以智數相高而不自以為非者哉見是書者皆以公不大用為憾詎知天意有在挈而昇之維新之朝乎

皇上龍興卒以宏謨偉略輔翼興運及定功行賞疏土分封遂膺五等之爵與元勳大臣丹書鐵篆聯休共美於無窮不

其盛哉傳有之曰楚雖有材晉實用之公之謂也初公著書
本有望於天下後世詎意身親用之雖然公之事業具于書
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書見于事業此

皇明之所以興也嗚呼一人之用舍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
則是書也豈區區一家言哉一變蚤嘗受教於公後謁公金
陵官寺出是書以見教一變駭所未見愧未能悉其要領今
公已薨其子仲環懼其散軼以一變於公有相從之好俾爲
之序願一變何敢序公之書然得繫名於簡編之末亦爲榮
幸因不讓而序之公諱基字伯溫括蒼人若其言行之詳官
勛之次則具在國史茲不著

六書本義序

徐一變

古者六書之法皆掌於官成周保氏之職以六書教國子而

書之設以同文爲盛故又有外史掌達書名行人掌諭書名
漢循其法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者得爲史吏民上書字
有不正者則糾率之其掌於官可知已夫書非曲藝也大而
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次而古今成敗得失之迹九流百
氏雜家之說又次而官牘家乘錢穀獄訟米鹽碎務之記注
莫不有賴於書蓋不容於一日廢者也而爲書之法六曰象
形曰指事曰諧聲曰會意曰假借曰轉注其爲法也有子母
相生之類形聲清濁之別五方言語之異用之者易流於譌
舛自夫官失其守大夫士務趨簡便以指事爲象形者有之
以會意爲指事者有之至有以轉注爲假借會意爲轉注其
失滋甚於是六書之義不明而義理之精微有失其本真者
矣越人趙君撝謙深以爲病取許叔重而下諸家論著之書

攷其得失推子母之相生俾各歸其類正五方之言語律以四聲而以子母相生之例統之爲九例以提其綱爲圖說以括其要分爲十類著爲十二篇釐爲三百六十部於是六書之義明而六書之用無譌舛之患矣嗟乎大丈夫士之於六書譬之麻縷絲絮莫不以爲衣也而或不知其出於時育稻梁魚肉莫不以爲食也而或不知出於佃牧習而不察此固人情之大較撝謙非有官守如古者外史行人之所掌而用力於衆人所畧之地何其用心之專也哉撝謙裔出宋宗室志慤而守恬其學邃於經術諸子百氏莫不記覽著爲文辭抑揚反覆能沛然盡其所欲言而不畔於道觀其所著六書論可見已至於六書本義則其尤盡心者也方

國家校正韻譜

徵至

京師稍試其所學擢中京國子監

典簿旋以疾引退遂克畢力於此書書成徵余序之雖然余固習而不察者也安能發其蘊以撝謙請之力姑著其用心之專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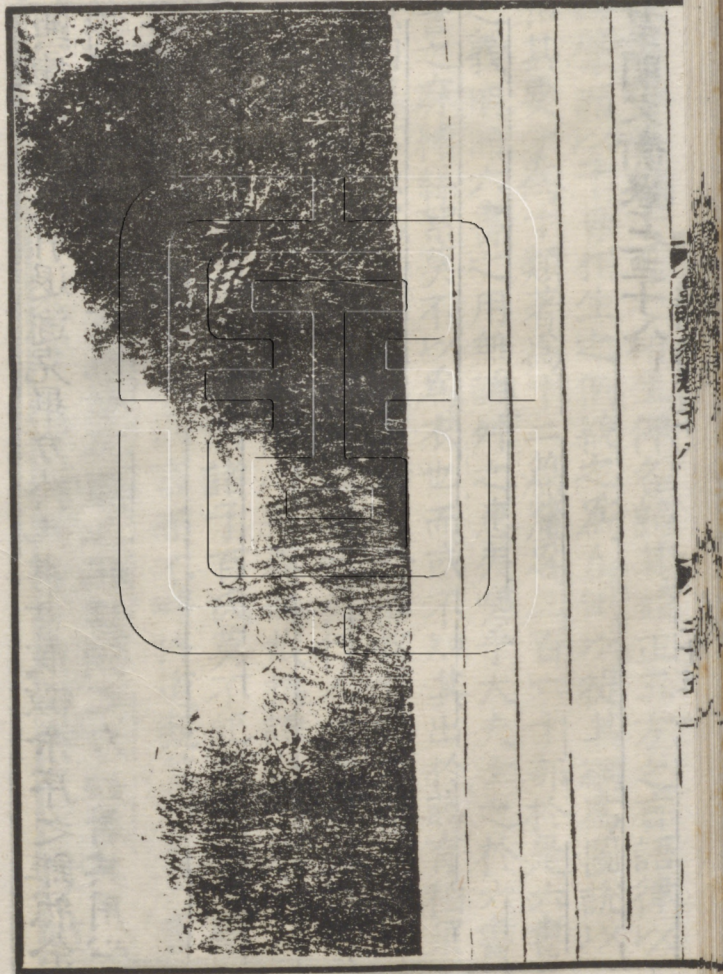
皇明文衡卷之三十九

序

通鑑綱目考證序

朱右

上虞徐昭文考朱子通鑑綱目凡例以證刊本脫誤及補朱子之未備凡若干卷名曰考證有以淑後之人其功不細矣天子乃為之序曰大道之世典禮命討皆原於天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書不作可也大道既隱禮樂征伐出自陪臣刑爵不咨于衆吾夫子蓋不得已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典禮命討之權此春秋之所由作也自時明王不興治教靡著姦臣女后擅政滋甚司馬氏述左氏為編年而發原於韓趙魏亦以王綱所繫典禮所存而天下之大經大法在焉于朱子又祖春秋以修綱目其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政刑之得失人材



之賢否大書以提其要分註以備其辭誠有得於筆削遺意
後世之鑒誠昭矣近代尹起莘發明既相依附汪克寬考異
又多未精比以朱子九例然會今本未免致疑茲讀徐君考
證則渙然冰釋矣其大者如莽之弑帝必加進毒操懿進爵
必加自爲劉裕朱晃稱帝必著其姓君臣之義凜不可犯漢
昭列章武三年分註建興晉武太康十一年分註永熙父子
之倫有叙不紊如漢景尊太后則加薄氏帝禪立張后則加
貴人予以別嫡庶貴賤之分竇憲曰舅梁冀曰后兄楊堅曰
后父楊釗曰貴妃兄予以懲外戚僭竊之禍高力士李輔國
程元振輩皆書宦者予以防寺人干政之患拓拔祿官南詔
酋龍之卒皆以死書予以戒四夷亂華之漸李從珂必書養
子又以著異姓絕嗣之危他如高后廢少帝則改曰主霍光

輔少主則改曰帝至若臨視如幸攻討誅弑莫不注意而備
書之一字褒貶善惡靡逃然後朱子立言之旨無毫髮爽其
君臣賢否之實治忽盛衰之機已瞭然于心目間學者自是
無缺畧抵牾之患徐君之用心可謂公且勤矣使朱子復生
必將有起予之嘆是書之行詎不有闕於世教也哉其徒將
鋟梓以傳遂書于首簡

性理本原序

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天亦氣化中一物爾然其所以爲造化
必有尸之者理而已矣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又曰體物
而不可遺則理者又天地萬物之本原也是故君子卽物以
察理未嘗有無理之物卽理以觀物未嘗有物外之理子程
子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羅已具殆難以迹求之也自夫河洛

出圖神聖闡閱所以立萬世人極者固已昭然于簡策矣孔
孟既沒道學不傳世之言治皆苟而已幸天未喪斯文濂洛
間出無極有圖東西有銘與夫定性好學之論百世不惑揭
日月於中天昭矇矇於既昧真來學之指南後世之衡鑑也
右生也晚於道靡聞父師有訓敢不祇承熟讀詳味恍乎有
覺安敢自私故錄其尤要而切近者輯而為編名曰性理本
原且以河圖洛書揭之首本諸天以示乎人次叙太極國說
定性書好學論西東二銘擴諸人以復乎天蓋異世而同符
者性理之本原至矣復以通書一卷感興詩一卷附于後若
正蒙諸書或有未純茲不復輯學者苟能於是書讀之習而
講之精知之明而行之力氣化之流行人心之妙用有不待
他求而能知天人之蘊奧聖學之淵源亦可指顧而得豈不

為得其要乎至於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歿壽
不貳脩身以俟生順死安無復遺憾於出治乎何有學者其
毋忽焉

九靈山房集序

桂彥良

士未嘗欲以文名世也以文名世者士之不幸也有可用之
材當可為之時大之推德澤於天下小之亦足以惠一邑施
一州盡其心力於職業之中固不暇為文然其名亦不待文
而後傳也至於畸窮不偶畧無所見於世頗自意世之人既
不我知則奮其志慮於文字之間上以私託於古之賢人下
以待來世之君子烏乎是豈其得已哉此余於浦陽戴先生
而有感者也先生異時在承平之世從鄉郡大儒待制柳公
貴侍講黃公潛遊俊偉秀發軒然時輩中已有文名然志在

用世未暇切切於此也及事與志乖所如多不合知其無所就功名遂抑情遁迹盤桓乎山顛海澨訪羽人釋子而與之居益肆力於文凡觸心抵目天地日月寒暑山川草木奇異之觀羈人狷士之遺跡隨行皆紀而載之因以寓其無聊不暢之恩發其魂魄磊落之氣清深雅潔往往無愧於古之能言者雖其用意精絕而先生之窮不幸亦至矣然世之得所願欲食祿據位者何限求其勲業則未知有聞問其同時之人已不識其姓名者有矣彼雖幸必非不幸而先生之窮庸知非幸哉先生之子禮輯錄成帙辱以相示余非能知先生者然亦有志於斯事故附私說于後使觀先生之文幸者可

以自省而不幸者足以有發也

周易旁註前圖序

朱升

愚自中年以經書授徒教子每於本文之旁著字以明其意義其有不相連屬者則益之於兩字之間苟又有不明不盡者則又益之於本行之外學者讀本文而覽旁註不見其意義之不足也惟易旁註則有前圖者易之為易其本也圖象而已文王周公孔子之書實為圖象作註脚故明此經者不得不求其本也河出圖洛出書天不愛道世諸象數一可已二何居作河圖洛書合一圖第一聖人之則之也八卦成列而又因而重之其傳於今也各有橫圖圓圖而六十四卦圓圖中又有方圖則亦悉矣帝出乎震成乎艮其方位之象又何為哉作先天後天合一圖第二先天後天其始其終既各有序矣連山歸藏首艮首坤今不能知而周易首乾坤終既未濟經分上下其間卦序乃復如彼作周易卦序圖第三卦

變也卦主也互體也卦數也卦位也納甲也之六者時雜見於經傳必各著其全使人可通攷焉可也作六圖第四淳安夏氏有讀易十字樞愚平日竊窺於易得三大義二者經傳訓釋之機要也則以附六圖之後聖人處憂患之道自履至巽其傳古其指深卦之名義殆未足以盡之也作三陳九卦圖第五揲著以求卦因變而用爻比義從長宜勿拘一說作著卦變占圖說第六夫子言著卦之德曰圓曰方固非其直曰七奇八偶而已作著七卦八圖第七邵子天根月窟之吟非為今易安註脚也諫董蕭氏周易卦序之學區別於三畫六畫之原而象意昭融玩味乎正變始終之故而教道明著前纂為圖今錄其全文于後而係以邵子之詩履運處身同一揆也作三十六宮圖說第八八圖為之前而後周易旁註

可得而讀矣

葉宗茂哀詩序

朱升

新安葉宗茂有清才年僅四十有四卒于金陵邸見聞者哀其遭時之不偶也為之賦詩而里之老友朱升為之序序曰宗茂葉濂翁之子也生二歲移家于蓼自其幼以敏給聞稍長治進士業從余復鄉先生學戴氏記歲丁亥歸就鄉籍試有司明年予歸自燕中取道至蓼訪之後五年淮兵起宗茂避地歸鄉兵旋至蹂郡邑宗茂從鄉兵奮禦稱能後四年江南開省或薦之起家知婺源州時州境未定非美官也既而鎮戍官適前從統鄉兵者於是上下相安得行撫字之政再考乃代代者不善於民宗茂美聲益遠播矣使說蜀說所長也既而不遣使督造戰船事集使守饒饒境接婺源民歡其

至成將與之不協不父罷去謫濡須二年讀書治藝不戚戚
或又槌其所督造船不善重得譴去年使城築所賦尋仞十
倍其家產不給也子仁效緹縈上書得免今年夏以病終嗚
呼宗茂而止於斯邪宗茂風神秀澈言笑媚好讀書史不數
過成誦爲人比方解說無不喻者隆師親友好賓客急人貧
難有國士風作詩有思致有所論述滔滔不厭倦一時欲有
爲於世者往往以器畧待之然而天性率直不能曲爲謙退
推讓以苟悅人視己之善如人之善視人不善如己不善非
古心古道之士不能不相齟齬宗茂之得譽毀以此楊子雲
曰世亂則賢聖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亂世
之民困於供億任則困於責任不能集事者得罪而禍亟集
事則事愈歸之甲兵錢穀撫綏應對豈一人身所備一不善

卒不得免焉使宗茂之涉世也得三四十而不亂卒其經術
名進士也展其事業良有司也又加之以年壽歛華而實爲
賢公鄉鄉先生以善後來使衰老者得所倚賴豈不甚善而
乃止於此豈特其一身一家之氣運邪始宗茂從余遊與發
源俞仲謙借一人通家昆弟出處必相從仲謙能以義相正
若不相能也宗茂既卒平生所與善相附者衆而能存知其
孤永其身後名者仲謙一人余故雖以宗茂能得友古心古
道未始絕無人自慰而重念人間世之可悲也嗚呼宗茂則
已矣吾與仲謙之悲何時而已邪

贈徐大章序

梁寅

余昔以戊子歲之秋至金陵迨庚寅歲之夏將歸江右以爲
錢唐江左之名郡也於是行而不一遊焉則將無時而至也

乃命兒子岷買舟載書籍繇京口而往留錢唐踰一月於賢士大夫固多見之矣而天台徐君大章家于是郡爲侯泮助教考其蘊蓄聆其論議而又相與之勤相顧之厚心尤慕焉西還之後不二年而兵興竄身巖石之下屏跡田野之間每思金陵及錢唐恍然如夢寐之所歷心雖係焉而跡不可以復至矣

今上龍興金陵爲鉅麗之都視前時益盛吳元年丁未歲以詔徵至都四方之士翕若雲集而大章亦以嘗爲郡文學見徵於是得復與之會相持問勞以喜以歎思曩時之周旋誠猶夢寐不期復見於此也是時上方文武竝用丕武隆古肇宣三局一曰律局以定律令凡舊官之陳於憲章者居之二曰禮局以究禮儀凡宿儒之通於古制者居之三曰誥局

以撰誥命凡俊才之優於文辭者居之余備員禮局而大章撰誥文同居官寺者半歲或談辯於蚤莫或賞詠乎風月大章之學之文固進於往昔而余之益老且衰則日退而已嗟乎昔之見也不期再見於今日而今之見也又可期之於後邪其睽之久也其地之遠也而乃無一言以爲別於人情何如也而余之贈以是言則所期於大章者固不啻如今而已也

送余縣丞序

梁寅

五方之民俗有不同縣山川爲之限隔而風氣殊焉長民者因其習俗爲之政教率其不同以歸于同斯爲善治矣今天子肇興鴻業威明竝用疆境日闢齊魯之地悉歸輿圖而州縣之長貳方慎於遴擇旣擇之當則進之殿庭而訓飭

之若曰北俗之淳質異南土汙以純誠斯治之宜馭以譎詐
匪道之正當是之時余君宗賜以賢良選爲丞於般陽之長
川吾知其無負於訓飭也君三衢世家其讀聖賢之書思勵
其躬而措之政固蘊之也久矧以其淳質之性臨淳質之民
其美至於齟齬哉嘗聞乎北俗其一家之幼少必聽命乎父
至嚴也至敬也凡齒德之尊於一鄉鄉之民必率以聽其教
斯爲鄉之父縣之令丞治一縣縣之民必率以聽其教斯爲
縣之父州之守佐治一州州之民必率以聽其教斯爲州之
父而南之俗或愧焉其爲一家之子者或乃不知敬其父矧
爲鄉縣州之民而能教其鄉縣州之父亦幾何人哉大率豪
陵其善貪譏其廉文嗤其質巧侮其拙僞欺其誠忤疾其仁
若是者固自謂之賢也而莫以爲恥也之長川能因其美俗

以成其善治使北州之民咸曰維南有君子斯誠稱於任使
矣太平之基惟賢是資君必勗之

贈安慶知府譚敬先序

汪仲魯

臣子趨君父之命不計利害惟忠義之爲尚非達於理者不
能然譚君敬先知安慶之明年夏六月寇至鎮卒不戰以潰
寇退君倡僚幕之官撫殘傷遺民固守三越月或曰郡府無
兵甲寇出沒難測未若還請命于省府君不聽九月幾望右
丞徐公達領兵城安慶於是民得安全而官有寵錫之榮又
明年八月我

吳國公躬率舟師解洪都之圍三戰皆捷大敗陳氏之兵其
將校悉以殺溺擒降僞主友諒中流矢死降其卒數十萬盡
得其樓船

公憫江夏之民屢年困迫于陳氏戰鬪供億不少蘇不忍輒以兵加之謀得其人將命以招諭之而譚君往焉或曰友諒死未知其信否不可以輕往或又曰友諒果死其嗣子必繼立亦不可往君曰

上命也其可辭避乎於是奉命趨江夏宣明

吳國威德懷柔寬惠之恩言論慷慨氣不餒竭人爲之感動厚其禮遇乃以其官使來復命若是二者豈非不計利害惟忠義之爲尚者乎苟不達於理而惟人言之去就鮮有不較乎利害者也以趨利避害爲心而能忠於事君者未之有也故曰非達於理者不能然君既復命還安慶九華知府劉君喜而寄頌以詩九江宋伯折又率郡之能詩者咸歌詠之新安汪仲魯乃以事之關於大節者二并書以爲叙

送彭萬里之江夏序

王師西平江漢伐罪弔民義明勢張人心翕合是故一戰而殺其大將焚其巨艦再戰而俘其衆不可以數計三戰而殲其渠魁降其將卒數萬盡得其樓船古今大快靡逾於此夫殺主自立逆亂天常者人得而誅之國家申明春秋大義於天下江漢之民望風順服知者獻謀勇者効力抱才藝懷道德山林幽遠之士率皆振奮而願有爲於時也况其勇健有謀直言好善如吾彭萬里者哉萬里以萬戶侯從鎮同安戰守招懷屢建功績向之三戰皆預焉茲再往江夏且視予疾以別予觀國家盛事絕古今多士雲集而予則病廢甚不能振振有爲獨壯萬里之行也執其手而語之曰王師方拯民於水火之中保之若赤子俘獲者盡釋不殺仁

聲達遠邇眞所謂保民而王者哉夫義之著所以勝敵也仁之孚所以安民也敵勝而民安以定天下不難也大丈夫樹勲名於不朽殆不違斯言也夫

王生歸儒序

葉致中

能言距楊墨者孟子謂之聖人之徒天徒距之而輒與之若是其重則逃乎彼而來歸者得無與其賢哉吾友王生故摯紳名家幼失所怙其族人舍之道遙觀爲道士旣而來學於余聰悟警敏若聖賢之書諸子史傳旣習聞之乃愾然曰家素以儒科顯不幸而中微而不肖者幸生以粗有識知乃棄去從老氏恐非先人遺意也乃解其冠裳謝其師歸讀書于其家別業於是吾黨儒者無論疏遠咸嘉尚之至有禮延之俾淑其子弟者嗚呼昔太史公著六家序說曰儒者博而寡

要勞而無功又曰道家者流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絀聰明去健羨兼五家之長爲足以爲理夫大史公之論若是王生爲其徒矣習聞其學矣乃能尚吾儒之教舊爾來歸爲儒門弟子師則是夫能言距楊墨者其輕重爲何如識者必有以辨之乃有請余言以美其志者予曰儒者之道何道也儒者卽天地以爲道也天尊而地卑君臣之位也天生而地成父子之繼也一陰而一陽夫婦之配也日月星宿四時寒暑其比並其先後小大朋友長幼之則也觀乎流行之有序發生之有和禮與樂可行矣察乎天之經地之緯明乎陽之舒陰之慘政與刑可作也聖人者出仰觀俯察立爲經制莫非以天地之道以爲道人之爲人者生於斯長於斯而待盡於斯固不能外天地以爲人惡能外天地之道

以爲道哉能外天地之道以爲道又惡能絕君臣父子舍禮樂刑政以爲道哉知乎此則太史氏之說然乎否乎雖然彼曠然者無所知無足與適也知而不之信信而不擇其所從知猶不知爾若生者可謂能賢也哉生雖貧志不屈身不汙爲吾道自樹立遂吾人倫長吾恩愛朋徒來從窮則相切以自善達則大行以兼善不其偉乎於是而有以吾言爲足以輔吾教且有以達其志遂請書以爲序

贈蔡山人序

宋玄僊

自知其命者而後可以言人之命命豈易言哉富貴貧賤命也壽夭禍福命也命懸乎天天之所爲深遠莫測而人欲言其將然無有不驗難矣哉是故非自知其命者不可以言人之命也蓋知命爲君子君子之心不蔽於物而理無不燭理

既燭矣於富貴貧賤壽夭禍福一聽乎天之所爲而無不樂焉既以樂乎已又以語乎人曰富貴命也知命者不濫不危斯可以長守富貴也貧賤命也知命者不諂不濫斯可以久處貧賤也壽夭禍福命也知命者不偷活不傷生則壽惟其壽而夭非其夭也不足欲不蹈險則福惟其福而禍非其禍也斯言也人苟聽之於世教不有助乎夫以匹夫之言而有助於世教非君子其孰能之術數之學云乎哉上虞蔡其山人蚤嘗習進士業試不利卽委分田野而無競於時非自知其命者歟中年難於生事乃以五行書推人生年月日所直日辰而有以勸之於其富貴者勸其不濫不危於其貧賤者勸其不諂不濫於其壽夭禍福勸之以不偷活不傷生不足欲不蹈險爲人言命而所勸若是非以君子之道處已處人

者歎不然何其不專尚乎術數之學也余久處貧賤者也今年春遇山人田野間聞其言知其有志乎君子之道而心竊喜焉因其徵余言故有以贈之

半軒集序

申屠澂

忠義者生人之大閑也忠者必義義者必忠全其義者未有不全其忠者也有若故半軒先生鄭仲潛父其全忠義者乎先生浦陽義門之碩德與義俱生者也吳貞文公宋太史公則先生之師也元太師道濟公則先生之知己也留閣下者甚久言天下事計無不聽當時被其澤者多矣道濟公以誣罷相先生遂以永嘉幕官航海南歸在官半載拂衣還家暨運啓休明海內仕隱之名流莫不起而彈冠翱翔雲路先生年正強方且閉關纂修贊理家政作爲文章深韜諸積宿客

之慕義者輻輳雖舊交或辭疾不見而况其文乎如是者幾四十載可謂難矣晦其明於天日昭露之下保其貞於風霜凋落之餘養其素於岸谷高深之際跡之匿也如完壁非遁乎山林也貞之隱也如藏珠非逃乎江海也惟其積諸內者純乎義故其施諸外者純乎忠也非智周於物者能之乎嗚呼先生激之世契也比年以來數承下風論及勝國之事蓋有不勝其感慨者焉其忠義之見乎辭色者猶若是其耿耿也古人云文才之高學博而識卓者謂之三長先生蓋兼而有之至於擴先儒之所未發究先儒之所未明皆可以見諸行事而非空言有不待贊美者讀者當自得之若夫履歷之初終已備於今王太史所述墓銘茲不著者其忠義之大身名之全以白于天下使人人知先生之明哲如此後之人嗣

先生之忠焉嗣先生之義焉是大有關於名教也昔宋之亡
閩南有義烈之君子曰謝皋羽嘗參文丞相文山公之軍事
文山公死于燕而宋社屋自放於山澤間作為歌詩終不肯
出仕人到于今稱之先生之志節可謂同矣而夷然樂道以
全其天不有奉羽徬徨悲歌之隘則又有過之者先生之名
與之並傳可無憾於世矣

上虞孝女朱娥詩序

唐肅

予昔過曹娥廟著論云娥未事人而死漢稱孝女禮也今廟
祀乃以夫人謚夫有君子而後為夫人生而女死而夫人可
乎娥之孝不以女薄不以夫人厚也及至吳見海濱有廟祀
天妃某夫人者云本閩中處女死為海神則又歎曰妃配也
天之主宰曰帝天妃者豈帝之配邪處女死為神稱夫人謬

矣而又謂之天妃可乎歷代祀典掌之宗伯議之朝廷凡非
禮若此者孰能革而正之哉今年來上虞邑人魏士達謂予
曰吾邑有朱娥者在宋治平三年以十歲女子死於大母之
難當時里人為立祠邑南記之者郡從事虞太寧也政和三
年邑令席彥稷主簿孫衍尉向冰重修之記之者新定江公
亮也今祠宇碑碣墮於兵火久矣里長老猶能言其故處往
往悲悼歎惋以不得復舊為恨宋熙寧間會稽邑令董偕嘗
以娥配享曹娥廟蓋二娥俱吳邑人曹娥廟在江之西地屬
會稽朱娥廟既廢不得專祠而僅享他邑他廟之拊食雖娥
之神無間於此疆爾界娥之孝不以專祠為重祔食為輕而
吾長老子弟所以悲悼慕嚮者則以為非專祠於吾境不可
也且舊廟寔作於民官於此者未嘗請封請額於上得若曹

娥者尤邑人之憾也故吾黨之士咸追誅其事而求于序之
將持以爲有司告庶幾有所感動得轉聞之上而遂其請焉
嗚呼盛哉邑人之心也夫孝風俗之本苟以孝名者千載猶
一日也朱娥之死二百年人猶思而悲之不忍廢其祭而
懇懇以爲急務蓋娥純孝有以感人心於二百年之後而
其人亦可謂之知夫敦勸風俗之本者有司聞之寧不奮然
而興義舉乎不然則亦無異於向之官此者矣娥之未得封
謚雖若可憾然向使得之而加以非禮之稱若曹娥天妃者
猶不得也今一國制一新居宗伯者必有知禮之君子於異
代之失庶幾革而正之寧肯踵其失乎敢因序是詩而及之
以識吾昔者之感且有俟於今之在上者云

皇明文衡卷之三十九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

序

心學圖說後序

蘇伯衡

金華坦谿之上有隱君子曰鄭君彥淵宋川陝真制忠愍公
之六世孫也始余得其楚書註釋讀之固意彥淵儒者乃今
讀其心學圖說信彥淵之爲儒者無疑矣夫堯舜禹之相授
受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萬世正學
於是乎出焉商周繼之其間聖賢焉不學而亦焉有外此以
學者哉逮乎周衰聖人不作異端竝起其所以爲學者大抵
非帝王之學漢興羣儒撥拾遺經於秦火之餘往往溺於訓
詁而不知反求諸心則既失矣後千數百年濂洛諸大儒出
當宋世相與倡明聖學而論著焉子貢之徒所不得聞於仲

尼者昭然若揭日月天下學士始知不知道不可以言學不明心不足以爲學夫何積習既久雖有豪傑之材亦皆篤惟先儒之成言是誦莫肯以精力自致而今爲其譬如侏儒之觀場人批掌亦抵掌人揶揄亦揶揄其目且猶無見也其心况有得乎則其失愈遠矣夫千古帝王之學固因濂洛諸大儒而復明至於天地事物之倫理性命道德之精微諸大儒又豈敢自謂其言盡矣備矣後之學者無所容心無所容喙也乎哉此彥淵之書所以作也彥淵優游事外於凡聖經賢傳旁及釋老之書靡所不覽而未嘗阿以爲同冥思而默體深造而自得得其說直欲逾濂洛涉洙泗窺先天之秘推其用心可謂勞矣非儒者而能與於斯乎惜夫是書出於三百年之下而諸大儒莫之知而莫之取也尚令彥淵與諸大儒

竝時而生從而就正焉其有不傳信乎而顧使余得而讀之豈知言哉唐許胤宗國醫也而不欲著書以爲脉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不能宣得吾之所言而不得吾所不言則於脉有不能明而且妄投藥矣於戲醫家之說萬一失之其禍止于傷人吾儒家之說萬一失之其禍遂至于亂世然則儒者著書視醫者著書豈不愈難乎故余平生爲學不敢篤信成言亦不敢輕出臆說觀彥淵之超詣獨得多所發揮寧無慨然者乎圖與說所不能盡者彥淵尚終有以教我哉

送歐陽公輔序

故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起自休致拜翰長之明年伯衡舉進士至燕因得拜公于崇政里第退復得與公之孫公輔遊公輔生長伯衡一甲聰敏未之或先朝夕綜理家政裁答書

疏賓禮門客間則讀書為文不遑頃刻自逸伯衡見之未嘗
不羨且愧也別公輔南歸未幾而兵興出處之不知且十有
六年

國家底定燕冀公輔來南復相見乃知公輔積官至中書左
司都事而於當世之故益熟矣嘗與之論元社之所以屋雖
天命而致之豈不由人乎哉天曆元統以來海內無事士大
夫安富貴而養功名職于郡縣者以將迎為要以依違為賢
以漁獵為務而司憲度者亦皆保其祿茲顧其妻子類欲樹
私恩為自完之計其低徊遊縮尚且歲月不以是是非非為
意者則號識大體而尤見重上下相蒙政以賄成馴至至正
間變起意外而遂莫之友焉然其亡也天邪人邪必有以
辯之矣於戲公輔真知言哉今年春公輔采史家事自北平

山東還而陝西按察僉事之命下且行欲得一言為贈伯衡
竊謂君子之為國也猶醫師之治病也今夫貌之瘠肥氣之
虛實病之深淺凡為醫者舉知之而不能療療之而不能已
則由其不知病之所在與夫治失其方藥之不得其良也有
醫師焉切脉而灼知其病治之有方投之良藥固不待煎洗
割解而愈矣嘗謂為國而異是乎

聖天子起民間混一四海慨然思革前代之弊於是簡拔人
材分布郡邑而賞諸風憲則其尤者也而吾公輔與焉公輔
侍文公自蚤歲所接識皆朝之耆老成人所聞皆康時之略
所學乃聖賢之道而又養之以歲月習之以世故迹其言論
譬諸醫師蓋不惟去毒蓄良方善藥抑亦知病之所在矣雖以
之為國無難也而况一道乎書曰商谷靡靡利口惟賢餘風

未殄君其戒哉夫君陳尹東郊時殷之為周久矣而其言且如此矧今秦雍內附未久也則向之吏習庸詎知不有存焉者乎申明德意作新之伯衡於公輔有望焉

送晉王相汪君序

聖天子統一函夏圖惟治道念夫為國之藩屏在乎衆建

親王爰以夏四月乙丑九子一孫同日封為王授之冊寶錫

之車服胙之土田復簡朝之重臣為之保傅

親御便殿面諭而臨遣之俾之先往繕城郭樹府寺儲儀衛

董官聯施政教以待

諸王出閣而龍舒汪君實拜晉王相昔三王之於世子莫不旁求碩士為之師為之傅為之保而道以德義輔以政事保其身體漢氏以來因之凡諸侯王列真傳相其位秩差後

三師而禮貌之隆責任之重則鈞一焉矧今晉王所賜履

表裏山河乃堯之故都叔虞之舊封韓趙魏之全壤地大且

要保王躬而制外闡不有重臣則何以哉汪君負偶儻傑

出之資夙承訓於家庭又嘗師武威余公其與學雄文宏材

遠畧卓乎非流輩所可及

上之渡江也首被知遇出入左右敷歷中外惟其所用而聲

實以著譬則萬石之鍾大叩之大鳴焉小叩之小鳴焉今繇

二千石擢拜是官

眷注尤非昔比矣漢光武以張佚不難於正朕故用佚為子

傳唐太宗謂李績不遺於李密故托績以孤幼帝者為子擇

相類如此汪君之使河南也被留久之而卒完節來歸其在

中臺也數紀

天威陞陳讜論可屬 晉王豈復有過於君者哉則君所輔
導視佚與績之所輔導者雖有本支之異而

上之所以用君者與先武太宗之取佚與績蓋千載同符也
已鞠躬盡瘁啓沃彌綸以光孝友之行以拓維城之功以追
河間東平之賢使 晉邸綽為令 王保有社稷與

國同休求求無疆上無負

聖天子建 親王之至計擇保傅之盛心固大夫士之所望
而亦君之所優為者哉君且行朝士之能詩者式歌以餞而
屬余叙之於是乎述

約房居士集序

祝廷心

傳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後世之禮樂不足
徵矣因其文章而考其所遇蓋亦可以觀當世之變也乎士

之生也以萬事所集之身而行乎是非得喪禍福之途自非
離世絕俗不接乎事與居于至盛有道之世焉能使憂勞悲
憤不介於其中有以觸乎中矣焉能使怨對咨歎不形乎其
言夫以三代之際道術政教莫此為盛也賢士君子莫此為
多也然考乎風雅之所錄和平愉樂之音不能勝乎憂感頌
美稱譽之辭不能當乎疾刺而况數千載之下時殊而事遠
者乎漢唐與宋傳國各三四百年而其全盛無虞居其三之
一士之幸而遇其盛者蓋甚衆至觀其論述猶或有艱窮無
聊畏罪懼謗之歎蓋世治矣而家或不寧身遂矣而或不獲
行其志參差而不齊者固其理也歟則何恠夫言語文章之
難乎出於正也元氏之全有中朝者九十有二年不以政柄
屬諸士而亦不以法度誅之故士之仕者尚循理自守則可

以致名位而無患禍然以父母妻子所託之身而不免與事
接或任違其能叢以細故而繩以吏責亦烏能脫然無累於
其心哉若浦江鄭先生仲舒之所遇蓋世之所至少者也先
生之家既聚族而居事養撫育服食之須有常司冠昏賓祭
繇役之事有常主自爲學之外一不以其心而出仕於朝
歷翰林經筵大學太常或爲其屬或掌其教日從世之名大
儒雍容講說而未嘗預簿書錢穀之煩及乎運棗而社易
奉身而歸爲老成人享其脆華美之養歲時從賓客兄弟嬉
遨燕眺于姓左右數人無適而不可於是屬文賦詩以述
其樂余與先生遊從其從子叔度得其所著葯房居士集而
讀之其言皆恬愉順適廣大和厚無所望乎外無所激乎中
若不聞乎世之憂患者不平感憤之言無毫髮覓於其間噫

是何其幸乎世之有志於斯文者或奪於事變而不得盡其
才或滯於寡聞而無以開其趣故至陔隘淺陋而不足傳也
因先生之所遇以求其文因文之所稱以論其世豈特一
人之言也哉是豈特今世之所鮮也哉

金華城川十詠詩序

童翼

金華漢長山邑也連山環抱郡城其西中斷如玦浙水出焉
浙源發東白山繇烏傷而下經郡城南合華谿水爲雙谿又
北折東驚而入于江其山則北走巖陵南極閩嶠東逾天台
委羽以達海上之諸峯焉故自六朝以來號爲山水名郡余
生長是邦足迹所逮者此之羣山若金盆紫巖者以十數金
盆蓋晉黃初平牧羊地也紫巖則齊劉峻讀書石室存焉又
其西爲金華洞天南上名山所歷亦以十數惟永康諸峯尤

爲峻峭而巖靈石室則心所願遊而未遂者也洪武丙辰冬
忝徵至京明年而職教全湘沂大江西上五千里凡吳
楚名勝若九華匡廬之勝秀彭蠡洞庭之險與夫岳陽黃鶴
之偉觀可以動盪心目者固亦多矣而猶以爲未屬厭也蓋
全湘距春陵不三百里舜之九疑在焉雖旦夕心所鄉往迄
弗如志及再道衡陽距南嶽一舍而近亦弗獲寓目焉將造
物者靳而不畀人乎良由是身匏繫故也暨來雪川覽天目
之奇峭觀震澤之浩汙及鄉所經歷者視吾故山若有加焉
雖美而非吾土昔人所以興歎也余同郡朱世庸不遠數百
里走介吳中特其所居城川十詠徵余序引城川去予居纔
數舍密邇石室固平昔所願遊者也所謂十詠若華釜之峯
棲霞之洞已多歷年所其他若亭若軒若齋居若樓觀則創

自朱氏也使徒有是境而乏軒亭之勝或淪於閒曠有是室
而非其境亦烏足以辱高人名士之篇詠哉聞朱氏之居其
地今數世矣其所以克專其勝者必有其道矣昔之金谷華
林午橋平泉其橫觀之偉花石之夥視朱氏奚翅什伯音莛
也然而數十年間鞠爲茂草雖欲仿像其遺跡而不可得惟
唐王摩詰韜川別業逮今猶可想見誠以篇詠猶傳故也朱
氏之志其在斯乎雖然是境之勝固藉人言以傳其所以克
世有其勝者則賴乎後之人有以持守之也朱氏之處此其
必有道矣余髮種種旦夕得告東還或杖策一來克攬奇勝
償其目力所未逮者亦足以酬素志矣嗟乎故山百里猶在
苒半世弗克一造其境則夫數千里外所謂九疑衡岳計終
不可得而見矣然獲歸老故山道遙林壑以優游卒歲所得

不既厚乎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尚幾焉

送朱先生赴京考禮序

謝肅

自三代禮樂蕩滅于秦至漢代秦而帝去先王未遐宜可以復其禮樂而爲治於天下矣然高帝不學而佐非真儒故其爲治不能復禮樂於三代殆亦叔孫通之責哉方叔孫通說帝之起朝儀也帝曰度吾所能行者爲之不過謂定君臣之位而已固未及乎先王之禮樂以達于天下者也而叔孫通遂以與禮樂爲名廣徵魯諸生是以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至哉乎其言之當也夫德先王所以化天下之本而禮樂其具也有其具無其本固不可也而高帝寬仁長者其豈無本乎曰固矣然漢承秦變古之後以古變秦其唯三代之禮樂乎泐三代之禮而教民以中襲三代之

樂而教民以和使中和之氣充塞天地則萬物不疵而王道成矣王道成然後損益三代以作漢之禮樂則漢其三代矣乎是或兩生之所蘊也惜乎叔孫通學不足以與此不能終致兩生乃率諸生暨帝左右去三代之難采先秦之易以雜就其尊君抑臣之儀綿綿而習之及帝旣行曩之醉呼拔劍者莫不震懼而帝亦起皇帝爲貴之歎則叔孫通亦可謂達時之務矣然使四百年之漢遂以爲禮樂止於如是而治化卒無以及乎先王者叔孫通之責也此異時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歎豈獨今日兩生之不肯行邪是故無兩生天下萬世無禮樂無叔孫通則漢亦無君臣之儀而漢儀固不足以當先王之禮樂也後世君相之圖治者其可不知失學乎今

皇帝緝熙聖學治倣先王混一初元命中書暨翰林大常率諸儒定擬三禮明年再命集議禮樂又明年偏徵在野道德文章之士相與攷訂之將以成一代之制也而吾鄉朱伯賢先生實在徵焉先生生東南游西北遭時多故歸隱山林飯蔬飲水益力於學以學之爲王者事也故其論道德必歸之于三代之選其論文章必歸之于三代之英則今也應徵其能不援三代禮樂以爲

國朝之治具乎雖然兩生不肯爲漢行先生肯爲

國朝起是國朝之德之盛軼於漢而叔孫通之學不足以齒今之侍從大臣也先生蓋亦據兩生之所蘊使三代禮樂不得復于漢者而復于今日焉則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將不復發憤增歎於異時矣非先生其孰能與於此哉告行

之日書以爲贈

娥江送別圖序

溧陽達公貫道丞越之上虞秩既滿將朝京師邑人士相與送之娥江之許公欲登舟輟挽止之咸咨嗟感歎不忍爲別於是公起指江以語于衆曰昔吾絕江而東懼弗能佐理以忝朝廷寵命賴是父兄能教子弟能率三年無一事累我我得西渡江趣道千里以覲于

天子何幸之深毋爲不忍余別也衆鬻辭以復于公曰自本朝有天下以來官於吾邑者不猛以厲民則寬以怠事不敷以爲廉則察以爲智是皆不知從政往往不免故未有一人得赴中書以考厥績者考績中書當自公始公無彼數者之失有古遺愛之風哉吾等是以於公之別不忍也乃再拜

別公登舟送者佇立水濱舟旣行猶注目不少瞬而公亦
憑柁樓顧望踟躕于時天霽朝平四山如洗木葉飛撼絳涼
颼舉之與翔鳥泳魚相上下于中流使人別情紛擾益不能
自忍也好事者繪焉題曰娥江送別圖將以寄公屬序於余
余謂送公之別不于他所而于娥江也何故蓋娥者曹氏女
也其父盱善水以迎伍君爲壽所溺娥已死援出父屍事載
漢史後世慕之故以名其江然伍君之忠曹女之孝臣子大
節也公嘗以教邑人士公之去邑人士必臨江以送者非
徒不忘公教亦以願公充全大節也若乃區區不忍爲別烏
足重爲公道哉姑併書于圖末而能言者又繫以詩庶乎公
之有以觀省也

送徐先生歸嚴陵序

高啓

嚴陵徐先生大年嘗被

召至京師與修元史書成上進

詔擇纂修之士官之先生以老乞還甚力會春官議修五禮
爲一代之典乃復奏留之未幾其書又成先生固申前請大
臣知其志不欲強煩以事乃命有司具禮傳送以歸其鄉都
之大夫士相與祖餞幙府門外有言者曰先生之學宜備顧
問先生之文宜掌綸綍先生之經術操履宜在成均爲學者
師今皆不可得顧余以布衣老於家歸雖先生之志然豈不
爲司人物之柄者惜哉余進而解之曰

皇上始踐大寶首下

詔徵賢又責郡國以歲計貢士欲與

共圖治平甚盛舉也故待賈山澤者羣然遙庭如水赴海而
隱者之廬殆空矣

朝廷待以庶秩猶梓人用材鉅細畢取豈獨於先生有遺哉
蓋先生之爲政莫先於順人情亦莫先於厚民俗力有所不
任者不迫之使必爲義有所可許者必與之使有遠所以人
之出處皆得而廉恥之風作矣今先生以齒髮非壯厭載馳
之勞戀考槃之樂抗辭引歸上之人不違其請者蓋將縱之
山林使其鳥飛魚泳於至化之中以明吾

天子之仁又將以風厲海內使皆崇退讓而息躁競也順人
情而厚民俗寔在於是故寧失一士之用而不惜以其所得
者大也不然先生豈苟去之徒而大臣豈棄材之士哉况先
生之歸也必能著書立言以淑諸人詠歌賦詩以揚

聖澤則又非潔身獨往而無所補者也尚何疑哉吾又聞漢
祖中興嚴光不屈後世莫不高之今先生之鄉卽光之鄉也

嘗遊其耕釣之處山高水長想瞻遺風必有邈契乎千載之
上者矣今之歸其無負於夙昔之志哉若余遭逢

明時不能裨益萬一懷恩苟祿而不去於先生蓋有愧焉矣
於是言者是之請書貽先生以識別

贈錢文則序

韓文公詩有曰我生之初月宿南斗蘇文忠公謂公身坐磨
蠍宮也而已命亦居是宮故平生毀譽頗相似焉夫磨蠍卽
星紀之次而斗宿所躔也星家者說身命舍是者多以文顯
以二公觀之其信然乎余後生晚學景仰二公於數百載之
上蓋無能爲役而命亦舍磨蠍又與文忠皆生丙子是幸而
偶與之同也二公之名雖重當世而遭逢排擯謗毀幾不自
容仕雖嘗顯於朝而貶陽山謫潮州竄逐於羅浮儋耳之間

踰嶺渡海冒氣霧而伍蠻蜃其窮亦甚矣顧余庸庸雖不能
致盛譽亦不為排謗者所及况遭逢

聖明忝職

禁署蒙

恩賜還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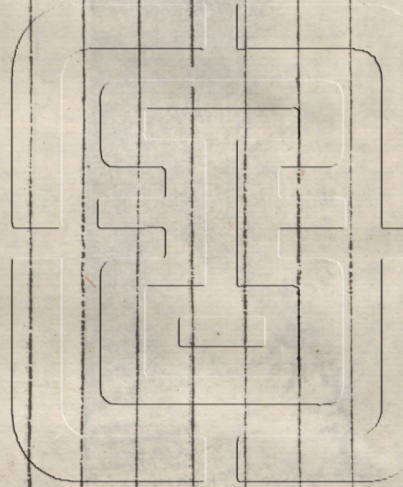
投荒之憂

是幸而不與之

同也然二公之文章德業赫然昭映千古而余早罹艱虞中

事奔走學不加修文無可采將泯焉為衆人之歸是不幸而
不能與之同也噫命之所舍既同則宜無不同而何相去若
是之遠哉蓋窮達得喪由于命智愚賢否存乎人存乎人者
可為由于命者不可必世之人常以不可必者責於命而不
以可為者責諸已所以多自恕而倖得也若二公者其道同
其文學同故毀譽窮達有不必其同而自同則余之不能與
之同者蓋有在也而豈命之罪哉山陽錢文則能推星以言
人之禍福無不奇中士大夫多稱道之將遊湖海徵余言為

贈因書所以自警者貽之且使遇夫自恕而倖得者告焉又
則讀書好脩善鼓琴斯術其餘事云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一

序

送周遜學赴長洲儒學教諭序

貝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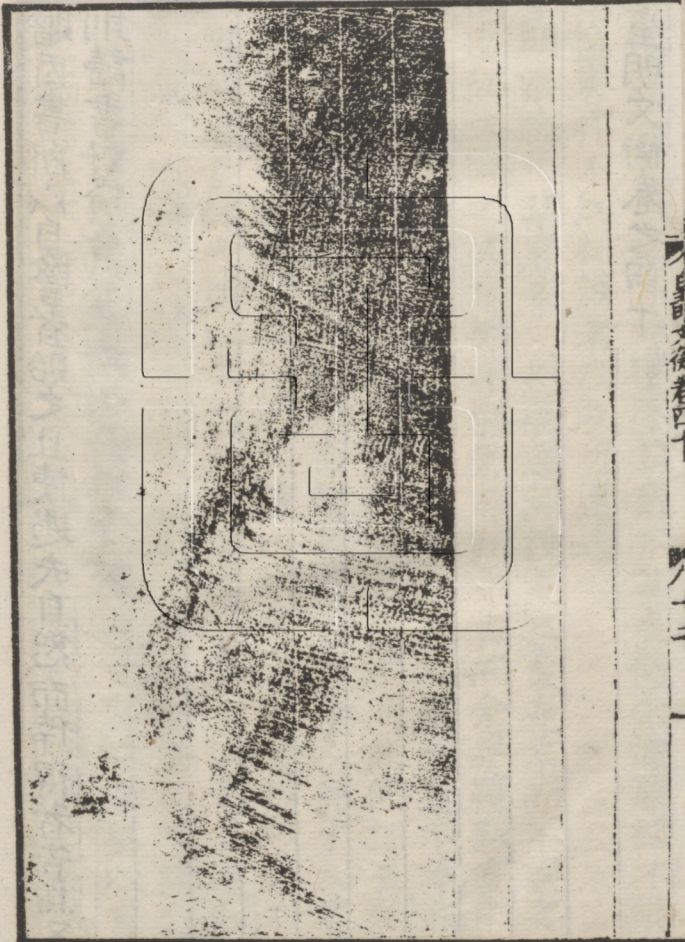
今年春予與會稽趙倣錢宰金華鄒濤同彼

召至京師授國子助教秋八月望預朝奉天殿

詔臣倣等至

御前命之曰汝壹以孔子所定書誨諸生若蘇秦張儀繇戰國尚詐故得行其說宜戒勿讀既受

命退而思曰古人有言曰孔子讀而儀秦行鷲翰而鳳音也天語及此豈非灼見其說不徒惑戰國之君天下後世且惑之心術之姦莫過於此歟孔子之道自堯舜禹湯文武所傳著之易詩書禮樂春秋者大中至正歷萬世而無弊也不幸



亂於百家而百家之中縱橫爲甚以其功利中君所好莫不說而從之視儒者之言仁義則爲迂而不用矣此一時習於傾危險陂前後一轍不能回其所向之途可勝嘆哉然古今帝王皆知尊孔子而斥儀秦未有舉其許以戒人使禁所習而趨於正者故識於心造次不忘凡遇諸生必懇懇告之馬蓋學孔子則進而爲信爲善極於大而聖聖而神不翅梯之升高航之涉遠也秦儀智謀之末君子之所羞道者惡可襲彼之所爲乎大抵率人以正猶懼不勝其詐矧以詐率人其不正又何責歟此

上之命臣傲者將一洗天下之習而復乎三代之淳大哉言乎河南周遜學者正道先生之子也器宏而有學搢紳咸器之蘇之長洲縣司教職缺縣上之府府上之部試其文攷其

行遠授教諭以歸人皆謂偃革右文之日莫先於教化師儒之位雖卑凡藝優而德不足譽隆而道不明者弗與也其慎而不輕如此則遜學視彼屈於華者優劣何如也其行也士大夫歌詠以華之且求余序其首因舉以告遜學宜訓長洲之子一於正而無惑秦儀之邪說可也

送開學臣先生歸洛陽序

昔洛陽賈誼爲漢博士一歲中起遷至太中大夫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立漢制更秦法文帝雖謙讓未遑且議任公卿之位諸大臣忌而短之出爲長沙傅夫高皇帝之有天下事多草創而一代制作不可以不定者絳灌之徒智弗及誼而帝又不能用此余深爲在上者惜也今國朝偃革右文方復三王之治凡誼之言於漢者不待請而

皆行矣處士開先生者亦起於洛陽爲國子助教嘗自比於
誼人亦以誼期之時大臣無忌而短者其至公卿不難也未
幾以病謁告留

京師治之六月病久不愈迺遣歸此余又爲在下者惜也嗚
呼山川神靈降生奇偉磊落之士古今不數人固將使之有
爲於時也然遇時之可爲而皆不得有所爲不知其爲天道
何如邪初余與先生同在成均資其講習之益一旦離散分
處不能不爲之惘惘矣矧以衰老之餘攝官承乏與四方雋
秀相周旋而回望其放於高邕灑穀間追逐雲月爲事如誼
所謂鳳凰自引而去麒麟莫可係而羈者竊有愧焉士大夫
咸賦詩以送之屬余爲之序於是乎書

精誠錄後序

鄭楷

天子之所以奉天而勤民臣下之所以竭忠而事君者無他
道焉亦曰精誠而已矣若夫人子之養親則無間於上下而
又兼乎愛敬者也我朝

太祖高皇帝以廣運之德貫

列聖之道萬機之暇拳拳乎天人之理恭然思道豁然有契
於心嘗

命文臣采經書之語及於欽若忠孝者類爲一書
賜名曰精誠錄而頒之

王國焉其不言之教蓋亦至矣臣楷恭承

寵命得備員進講伏蒙

睿旨命教授臣顧祿臨寫此書臣楷爲之後序將欲重刻摹
印以廣其傳焉臣楷受

命戰兢懼弗克荷以爲茲錄出自

太祖宸衷而

殿下繼

太祖之志述

太祖之事宜得老於文學之臣而鋪張之而乃

命之於寡陋之臣此臣所以戰兢懼弗克荷者也切聞惟辟奉天惟子止孝惟臣以忠其皆本於精誠乎精誠者天之道也天者理之所自出身者親之所由生爲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君能精誠則奉天之道得矣臣能精誠則事君之道得矣子能精誠則事親之道得矣而其精誠之所以致其力焉又皆本於敬乎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伏惟殿下德邁前王心存聖學誠敬精微之道實與

太祖同一機而無間者也所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思誠以造夫精誠者蓋如此

太祖創之於前殿下廣之於後是編一行家傳人誦前聖之經一展卷而大綱舉一入心而忠孝生則

帝王垂裕之道至矣盡矣孔子集群聖之道而爲一大成實萬世之求賴焉精誠之錄同一揆也

送趙未明之金華序

王琦

有志乎遠大之學者非苟以文辭自銜而已蓋文所以載道外於道而有工於文無有也世之言曰文者言之精言不精不足以成文故日罷於誦夜費於思鋪鑣聯疊緣飾繪繡以爲工且至然卒不過如游說之浮辭俳優之戲談且老生得之以欺後輩後輩得之以侮固列於道無與也道者所以扶

綱常而紹典則今也學於師則曰彼雖善於是而繆於此彼長於此而短於是吾亦聊從而師之講於友則曰彼雖長於我而才不及彼後於吾學而智不逮吾亦聊從而友之於道無取也嗚呼求言之精而無與於道求學之專而道無取焉使蔓辭日興繆說日廣詆訾辯議訕謗排擊則文安得不為學者累哉余舊學於金華潛谿宋公聞緒論之末未嘗不以此為深戒黃巖趙求明弱冠為文迥出倫輩而余未之友今年秋至郡城友人林公輔出永明文數首皆烜爛敷腴闕闕肆縱比物引類悉有可稱且將從潛谿公而取正其殆有志乎遠大之學者文固不足為求明累也文中子曰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貫乎道學乎學乎博誦云乎哉必也濟乎義余誦斯言也久於求明之行不敢不以告求明異日造金

華知公所以教求明者亦當不外乎文中子之意也

送楊湖州序

劉夏

王者之取天下天心順於上人心應於下斯可以得天下矣十數年前彼君天下者其政治弊於不修四方豪傑竝起百姓肝腦塗地當此之時紛紛紜紜似乎人眾可以勝天而天心亦為之震蕩程杞而不得底於寧謐也十數年後我國家歷試諸艱大戰江湖決成敗之幾于兩陣之間以嘗試天心之所向背矣被天心斷斷然不我釋也天既不我釋天下億兆人心又安能釋我而他之乎然則天與之矣人與之矣猶有不來庭者我則起而取之矣於是考圖數貢以江南之大而浙右數州之地近在肘腋尚爾未入版圖乃命將帥師先取湖州賴天心之眷頤已密而人謀之協從斯臧甲兵

府庫全城歸附

上見湖民之人在辱也又念湖民之新被兵也乃不得已輟近侍之臣往撫之用是中書左司郎中楊克明受

命出知湖州楊公通練沉敏諳於大體又不遺于細故湖之父兄耆老宜教其子弟曰自今以始服楊公之教令爲上新民凡奢麗故壞之俗不可爲也偷惰放肆之風不可有也其君子則豹變羽翼于

聖朝其小人則革面耕鑿于田里今湖民無死傷之憂有妻孥之樂爾但知民心鄉順之致然未必知天心之吏爾然也故太守下車爲言爾之所不知者

贈詹學士出使序

洪武元年八月

皇上臨天下慨然謂丞相宣國公曰治天下雖用匠手有規矩繩墨然後百度可貞也乃議建三省立六部拜諫議大夫設登聞鼓院罷通租不征下詔責躬求天下巖穴深藏不售之士願元臣秦裕伯曰斗米三錢外戶不閉朕力行三年可以臻茲至理望道之勤沛然若決江河莫能禦於是儒臣十人受命分行十道訪求賢哲與之共理天下而學士詹同文與馬詹公恢疏侖儻嘗爲考功郎時余與儕輩三十餘人皆隸考人心如深淵木測公投長竿探知其尺寸之所底止用此道以求天下士設有姦邪小人飭詐釣名安能誣我而冒進也邪而余也吏尚賓館惟當飭牆壁治几席以爲天下大夫君子先容者焉

舟行分韻賦詩序

朱同

皇帝有天下之四年有旨蓋取羣儒以選任之四方多士雲集輻輳之先在是行者十人維時舟次南陵之毛家浦蘆葦生風東溟出月竝舸中流傳觴唱和共歎人生出處之難而聚會之不易得也於是以杜工部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之句分韻賦詩以紀之且以寓夫箴規之意而令僕叙其首僕以爲唐虞三代之隆處君師之位以政教臨民者皆眞儒也心法之傳教養之道政刑之具載方冊世變日下風氣日漓於是政教判爲二途君人者有崇儒之美名而未得眞儒之實用爲儒者窮經皓首而未得盡行其道於時下於是者或拘古今異宜而不適於用或學非所守而反悖於經先王經世之大法或幾乎息矣

今天子以神聖英武之資龍蜚江左掃蕩羣雄不數年而天

下定于一乃罷黜百家一用純儒豈非世道之將隆斯文之大幸而爲儒者所宜致思乎夫學貫天人功被萬世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撥亂者眞儒之學也學有淺有深而不可以強齊者也守寒素之舊而無驕奢之習知廉恥之義而無汗下之爲不立異以要名不屈道以求合行止去就一盡乎在我而無一毫利害計較之私者眞儒之守也守則吾儒者之所當同者也况新安吾君身夫子桑梓之邦道德性命之學禮義廉恥之行漸摩旣久諸公幼而學壯而行今也遭聖明之世洽教養之澤當盡蘊奧以濟時守名節以律已而無負乎

聖天子用儒之意則豈徒斯文之幸而已僕也不孝罪重父喪未期母疾未愈而衰經以隨諸公後斯綱常之重洽教所

先必當得請而歸者是以不復辭而致其學守之說為諸公別且將改足林下以後所謂好消息者為吾邦斯文之慶幸也公其尚有取於愚言乎同是行者婺源四人胡原昉江道全江道原胡德耕休陽五人余子韶朱曰可汪銘德汪德懋江彥名余歛人朱同也

麟谿集序

張統

麟谿鄭氏為東南著姓篤於行義海內稱之洪武丙子統自雲南入覲睹左庶子濟於朝行見其循循雅飭不願乎外詩所謂其儀不忒者庶子有焉聖上簡出羣倫實在左右俾羽翼

東朝矜式天下其於化民成俗之意吁其至矣庶子字仲辭義門之八世孫嘗請于余曰有家以來既多歷年所朝賢鄉

彥所以稱述而光贊之者代不乏人前此固已會萃成集矣
洪惟

龍德御天人材輩出後之作耆耋也隋珠和璧胥歸寶藏謹續成一編于以宣揚德化修

上之恩而先業遺緒亦藉以無忝幸為序統謝再三乃修辭以對曰嗟乎分形連氣同具是理而不能不壞於人欲何鄭氏之愈遠而愈盛也何鄭氏之能通其變而制其宜也竊求其故不由周禮本俗之道族墳墓聯兄弟無所不用其極本支相保當薄而踰厚世有鄭氏猶景星麗空鳳鳴朝陽真曠世之祥也雖然經言百世而沒其共變之文聖人非不欲之蓋亦難為之制耳今假以一生二為法自二而下倍而數之究于十世為子孫者千二十有四人繼稱之宗將居其半

惟大宗當祭于廟餘皆室祭室祭無所君子之所隱也且子
事父母雞鳴而起問安視膳各欲盡其私情若千人聚居一
有不恆勢必有向隅而泣者於斯二者處之特難是故通其
變使人不倦時而措之與之宜之乃君子之微權也聖人慮
世雖遠又安得以權爲制哉所謂權者無私恩則不足以親
親無公義則不足以尊祖私勝則義爲恩揜公勝則恩爲義
屈節其親疏量其恩義執兩端而用其中上不忘一本之澤
下不失羣從之懿自非權度精切何以與此竊嘗因父子異
宮之說而思之大畧倣古者諸侯廟制五世一宅各有祠而
摠爲墻宇以郭其外庶幾事親奉祭各得其所庶子可與言
者率爾及此以終序述之意或亦處家之一道云

贈鄭顯則序

方希古

天下之論文者嗜簡澁則主於奇詭樂敷暢則主於平易二
者皆非也文不可以不工而惡乎好奇文不可以不達而惡
乎淺易淺易以爲達好奇以爲工幾何不至於恠且俗哉善
爲文者貴乎奇其意而易其辭驟而覽之覺其易也徐
思而繹之雖極意工巧者莫加焉若是者其爲至文乎聖賢
之文與後世之辭純駁工拙多寡不大相遠也而世人望之
若天然不敢指擬之者以其不務奇其辭而奇其意故舉天
下好奇者莫及也使其意不能過於衆人而惟辭之修安在
其爲奇也哉日月之在天階於東而行於西昏明於晝夜盈
虧於晦朔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易也天固不規規然求異
以駭人之視聽然愈久而彌新愈廣而無窮則爲奇也大矣
尚何以異爲哉至於鬼燐之變滅不可以理推其跡雖似乎

奇而其爲明也微矣近代文士有好奇者以誕溢之辭飾其
淺易之意攻訐當世之文昧者羣和而從之而三吳諸郡爲
尤甚此皆挾鬼燐而訾日月者也其力雖不足爲斯文害然
不除滅而禁斥之何由復古之盛乎今
天子憫斯文之不逮古擇太學之士而教之吾郡鄭君顯則
與焉顯則爲文不好爲奇而亦不流於易蓋學而得其正者
也予竊有志於變天下之文而患不得友天下之賢誠得如
顯則者數十輩其趨古入之道以自見於世其崇且大者可
明也况於文乎今猶未之遇也烏得無慨然矣乎吾聞文與
政化相上下安知今之文果不古類哉顯則誠以吾言求之
有合於吾言者吾不謂之今之士也

送太學生趙孝先從軍詩序

臨海趙君孝先爲國子生其父老矣當爲兵京師孝先奮曰
吾不代父誰當爲父言者卽告祭酒以願代狀未許則言于
禮部事聞 詔可之釋其父遣歸孝先得 命喜不自勝如
疾甚遇藥如積雨獲見日月如羈旅亡聊而獲祿位也卽變
服以行愛孝先者曰孝先誠愛父矣然何不自重也有才如
孝先蓄學踐行如孝先有聲名如孝先旦夕當爲美官官于
朝而以情請

上未必不許也而何急自代爲哉爲世惜才者曰國家地盡
四海執干戈職戰守者如林所少者豈一兵乎而使孝先爲
之也夫以孝先行能用之誠當其所長於民必有補益課其
績効孰爲寡多烏可徇一夫之私願而失良士哉孝先之友
方希直聞之曰愛孝先者非知孝先者也爲世惜才者安知

國家之深惜乎以已視人則已重而人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也以親視身則身輕而親重苟為榮辱計而忘大義縱得大位何能一朝安中人且不忍為况孝先卓卓良士乎聖天子天運神斷以成大業其所舉措不易而審亦明矣豈不知孝先也豈不知兵之用薄得士之效大也辟之天然將欲暑之必先寒之將欲成之必先難之昭昭生於太陰隆隆隱於至微安知抑之非揚舍之非用乎安知萬金之非輕秋毫之非重乎且士之所學以善俗化民為本孝先一舉而使天下士莫不自濯磨奮發知親之不可遺祿位之不可苟由是而子則為孝由是而臣則為忠有益於人紀豈不甚大其於為人豈不甚可貴乎於是言者謝曰非聖天子之仁不足以遂孝先之志非孝先之知學不能處其

身以道信乎士不可不學也乃相率為詩以美之而余書其說以序之

篆書考正辯偽序

由古以之今存乎勢稜今以反古存乎人天下之勢舍厚而趨薄舍謹而為慢舍難成而為易習如水之下流滔滔汨汨不至於極不止非有篤志卓識者不能知其不善而亟及之幸有一人知其不善矣自非達而在乎位亦不能奪舉世之所嗜而挽之復乎古是以二帝三王之禮樂政教餘文舊俗歷數千年以至於今時易世遷幾至於不可復者豈無豪傑之士生乎其間而欲正之哉獨智不足以裕羣惑言之者一而誹笑之者千萬雖欲回流俗之勢而不能也六書於民用最切而其變為最甚自篆而為分隸自分隸而為行草日趨

簡易輕涉流蕩而無法使古人復生而視今之字必將駭眩而驚嘆而人願鮮有知其非者間有好奇之士知之而力不足以制已然之勢不過著之於書以發其所得自漢許叔重說文以來著書之存於世者雖有精粗詳畧之殊而其用志深遠終非流俗所及然世之知而好之者已難乎其入好而能通其意者其得失補其未備而羽翼之者宜乎其尤難也寧海方塘先生王君仲芳自少篤志古學至老不倦嘗病俗字之亂真害正本諸古以正未流之失作文字考正辯僞之書以示學者其言皆有徵據不爲臆說使人人因其言而求許氏說文以探古人制作之初意引天下以復乎古寧有禦之者乎雖然文字之學蓋學者之一事耳天下所以治亂存亡者不專在是也井牧變而民無定志比閭族黨變而鄉無

善俗鬼狩師田之法變而國費於養兵讀律飲射之法變而官疲於聽訟其大者如封建學校其小者如名物衣冠其異於篆之行草者曾幾何哉予嘗妄欲爲一書以正訛解惑而未之遂先生之父秘書公以博學多識爲元聞人其所受而知者蓋非特字學而已苟有大於此者論次成書以補六經之遺缺洗百世之陋習豈非學者之所望乎予庶幾預聞之

贈王仲縉序

饑而食飽而嬉管私而驚利生無聞而死無述者衆人也食馬而思思馬而行不憂其身之窮而憂道之不修不懼其家之無財而懼手名之弗揚者君子也衆人之所爲切於身而見效近故人之趨事者夥君子之所務事既緩而功亦遲故衆人多笑之而不知衆人之所爲又君子之所悲也吾昔年

舟還自金陵泊姑蘇城下舟人指城中大第謂予曰此元僞
吳張氏宮也予問今其家安在則已無唯類矣問其人名字
則已莫有知者矣及至錢塘道西湖舟人數謂予言林處士
事曰此處士故宅也此處士墳墓也此處士曾遊之地也予
未嘗不爲之太息方張氏盛時據數州之富擅王侯之貴驅
百萬之人以給其所欲其車服宮室妾媵珍寶騶從徒僮
擬乘輿亦自謂一時之雄矣而今未下十年乃若此處士在
時破廬弊褐羸童野鶴出入於烟霞水石間其窮困莫比今
越二三百載姓名猶灼然在人耳目則區區之富貴者何足
道而士之貧賤又何足憾哉且處士特一詩人其自立者非
能如聖賢之宏大深遠足以明斯道而淑來世猶能如是況
夫君子之希聖賢者乎吾友烏傷王仲縉年少好學其所志

甚美而其鄉人竊笑之以爲迂仲縉告予予恐其沮於衆人
之笑也故告以斯說使仲縉知爲學之足恃而益思自勉使
衆人知所有者之不足道不暇笑人而自悲也

送陳克彬歸臨江序

王叔英

余自兒童時聞江西多博學高才之士衣冠文物之盛甲
於天下然其民性率多輕悍忌黷爲俗喜爭而善訟故其最
爲難治而南昌贛吉爲甚而臨江爲尤甚觀其諺語之傳於
四方者可知矣是以天下之仕者莫不憚官於其地而其人
之官於四方者亦莫不見憚於人至於旅寓於江湖通途之
間者或遇其人亦莫不憚之而不敢驟與之交然余自弱冠
以來往往見其人之來官於吾邦者或以廉稱或以能顯或
以謹厚見推其愚劣不稱任者固鮮而其以非道御物者亦

不多見余固知江西之多才而疑人言不可以盡信矣今年
余來金華之永康永康之令劉公其南昌人也丞謝公其吉
安人也二公皆以廉謹得民余至永康二公皆先以事去雖
不及識其爲人而聞諸邑人之言可以知其爲君子固亦猶
見之矣邑之稅使陳志善者臨江人也數過余邑庠其人溫
謹樂易與物無競而其子克彬適自臨江來省爲人亦如其
父而其才氣又自有出人者余於是益知江西之多才而益
疑人言之不可以盡信矣豈其風俗與化移易而其人今非
昔比也邪將余之所見皆適值其出於衣冠文物之胄者故
有以拔乎其流俗邪是固未可知也使其人皆如余所見固
云美矣使其俗果如予所聞則居其鄉而爲其民之秀者豈
不宜思所以變之之道乎余聞古之以匹夫而化鄉人者蓋

有之矣願其身之所立何如爾今克彬之歸也其尚盡修其
身以余前所聞之俗爲鄉人戒以去其惡以余後所見之人
爲鄉人勸以進於善自一鄉而及於一邑自一邑而及於一
郡以及於一方使天下之仕者樂官於其地而其人之官於
四方者亦見樂於人而旅寓於江湖道途者亦莫不樂其人
而願與之交如是則天下之人言江西者不特稱其學士大
夫之賢矣豈不盛歟不然而或終使天下之人憚之如余所
聞者固非四方君子之所願聞又豈不爲彼方君子之所恥
哉雖然予浙東人也浙之民俗視江西伯仲之間耳又安知
天下不視之猶江西之人乎余之言蓋非徒以勉克彬也亦
因以自勉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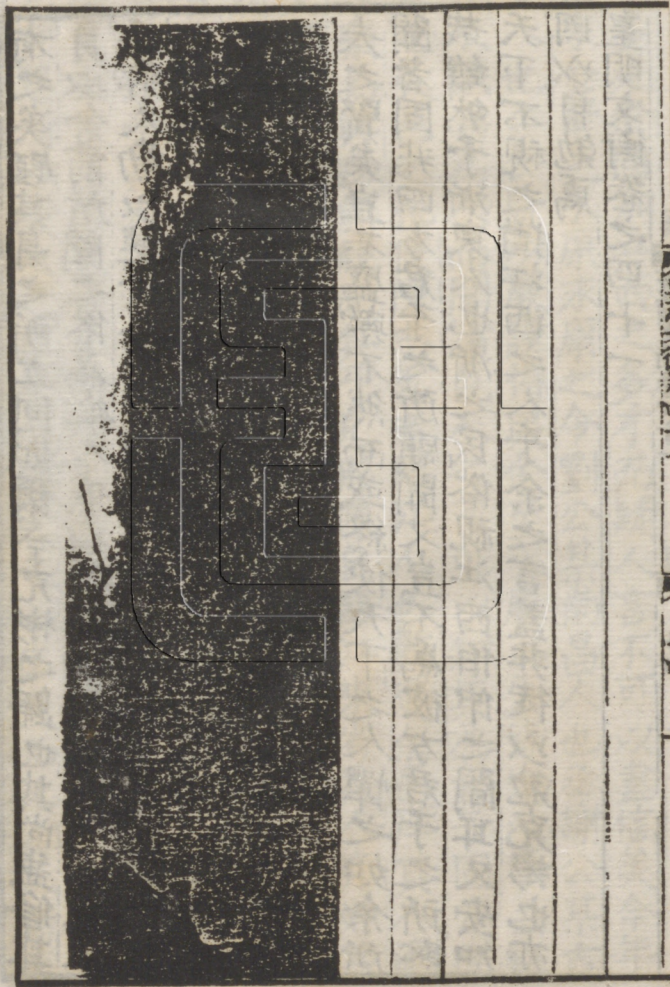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二

序

送稽古劉先生還鄉序

朱善

江西士之好古者莫盛於廬陵士之好古者莫盛於劉君劉君授徒南昌弟子從之遊者皆稱曰稽古先生劉君從而受之亦自稱曰稽古焉洪武丙辰冬十有一月君東書將歸廬陵來告別且曰人之好稽古稱我者未足爲稽古也吾子以稽古許我斯誠稽古矣予曰吾所謂稽古有三說焉不知子將稽古人之心乎稽古人之迹乎抑稽古人之文乎如稽古人之心則堯舜禹之精一執中湯武之建中建極孔門之一貫忠恕果能端居深念而彼此意會焉則古人之心法在是矣如稽古人之迹則堯之平陽舜之箕山禹之會稽湯之景



毫文武之豐鎬下及齊晉之會盟燕趙之攻圍楚漢之戰爭
鄒魯諸儒之講習必將如太史公之周覽遐觀而後聖賢揖
遜之雍容征伐之奮揚巡狩會朝之嚴肅英雄豪傑之啗啞
叱咤嬉笑慢罵皆必有故老遺黎能道之者然而先生老矣
予懼其不能編歷也如稽古人之文則四聖之易四代之書
齊魯韓毛之詩高堂大小戴之禮公穀賈董之春秋下逮莊
騷子史靡不搜羅可謂閱且肆矣若乃蒼頡之鳥跡岐陽之
石鼓孔壁之科斗湯之盤周之貞龔伯之敦衛孔悝之鼎銘
岱山鄒嶧岫嶠滄谿之石刻凡漢魏以來之桓碑彞器古文
篆籀分隸諸家之字畫幽而窮崖絕谷之隱淪外而僻壤遐
陬之遺逸皆古今之奇寶華夏之偉觀然非如歐陽子心誠
好之力又足以致之則亦未能遽集也吾子其將何稽劉君

於是慨然曰求諸外者遠而難求諸內者近而易吾請從其
易者書曰稽古人之德又曰稽謀自天在天之理即在人之
德也稽諸古而於德有所徵稽諸天而於理無所弗庶幾其
可以俯仰上下而無愧矣予曰斯言得之矣於劉君之行也
謹述斯語以為贈

送滁守周伯器秩滿序

陳川

余嘗論民牧之要有三者焉一不得其要則位不稱政不美
名且墮而民告病矣詠於上官也懾於貴近也墮於吏術也
士君子有志當世受民社之寄聲望足以被主知則不詠也
權智足以聳民聽則不懾也材智足以破宿奸則不墮也不
詠於上官則實材得以自見不懾於貴近則實威得以自施
不墮於吏術則實惠得以自洽所以聲實並隆位德俱至上

交下感而衆戴之矣然其至非真積力行有自強不息之功者不能爾也洪武乙卯

天子軫念羣黎尤重民選命中書大臣錄天下州縣之長績之著者第升之其治最者處以劇要三月詔擢萊蕪令周伯器守滁洲蓋陟典也滁洲在唐宋時爲名邦出守皆清望有履業之臣往往入爲名公卿致位宰輔者踵相望若李德裕歐陽修邦之人至今以爲談慕我

皇帝有天下滁爲

潛邸大兵是隸大業是基肇敷是遵爲

國家西北門戶視

京畿諸郡爲最劇守是州者非宿望舊

德簡在

帝心者不以輕俾也州土著多勳舊著功列分茅土者公至初視事曰

天子以三尺法治天下滁爲京畿大郡遠邇所觀望苟不

先謹有法如下民何且法自上始我知有法不知有他也於

是均徭役一法制酌輕重之權而次第以行或挾貴要以枉

干者公持之愈力毫髮不少貸衆環視噤不出一辭弭然以

滁洲舊隸中書事皆符下輒奉行或有不可者封上之後分

隸鳳陽府臣以他州下視更得以毛舉細微事以撼之公氣

不爲動與之開陳端倪論辯不爲少撓事兩上之

上以是直公一府遂屈由是終公之政更不敢撓以私州當

通道事踣沓簿書期會取速一時吏多庸傲玩不恭前政以

爲常公燭其奸欺繩束愈加庶事皆上出惟謹奉行不敢後

以故手不得高下民病以伸公寡欲自約退食則爐薰清坐

蕭然一空俯以思曰政有所闕乎事有所未緒乎民有所未

安乎且且以自省力行不少也蓋公之政智不誅乎上強不
懼於貴明不墮於吏其要豈易焉而已哉自強不息之功三
年政成將入 觀陳其績之實行且有日民遮道願留不忍
其去竊相謂曰我公之名在

帝心我公之政在民心今且行其爲名公卿致位宰輔也必
矣其不使歐李專美前古幸爲我邦人榮余忝與公同政悉
公之材之兼入政之洽人惠之感人威之服人其聲實之美
位德之稱宜其華耀千古爲無愧也敢書民牧之要爲天下
同牧者告

潛綏續文粹序

樓璉

可名之功衆人知之難名之功君子知之至於不見其功而
天下陰受其利者此非聖賢之徒不能知也周之積累舊矣

由太王傳數世以及於武王用八百諸侯之助而始克商夫
豈一人之德一日之功也哉而孟子歸諸太公伯夷二老以
爲二老者天下之父也天下之父旣歸之其子安往信是言
也則武王之武可不用而周徒以致人望而王孟子之言不
幾於過乎然事固有立乎此而應乎彼者山嶽出雲而霖雨
被四海人以爲霖雨之澤也而不知本於山嶽之助賢人鉅
儒之於國家不必有赫然之功而其及物常在乎事爲之外
謂天下果興於斯人衆人未必知而信之然欲天下之安定
非斯人亦莫之能也高祖之於子房世祖之於卓茂舉雄斬
將不與焉而尊禮在羣臣之上蓋其道德可以馴暴革姦智
謀可以開惑定事言論風采信于人而傳于世也久矣吾從
而尊禮之則其所化服豈特若事功之淺乎當元之衰

國朝之始興也地大兵強據名號以雄視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

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獨能聘致太史金華公而賓禮之公始見

上上問以取天下大計公以不殺對

上甚喜俾授

太子經每詢以治道公未嘗不以仁義爲言是時羣雄多嗜

殺好貨獨

上御軍有法命將征討戒以勿殺所至民歡樂之識者已謂

天下不足平及海內平定

上方稽古以新一代之耳目正彝倫復衣冠制禮樂立學校凡先王之典多講行之而太史公實與其事在翰林爲學士

中嘗爲國子司業晚爲承旨先後二十年以道德輔導

皇太子

聖德寬大仁明而天下歸心愛戴稱頌洋洋者公之功居多海外殊絕罕至之國朝貢之使接于國門至必問公起居

安否購公文集以歸日本至摹刻傳誦于其境內而近則

朝廷遠而窮山陬邑婦人稚子皆知公爲盛德君子聞其名

見其文未有不咨嗟敬愛者公修身於戶庭之間而姓字播于千

萬里之外蠻夷異類皆知尊慕之使中國之美傳于無極其功蓋

大矣而當時之人未必能名其爲功此公所以爲盛與公之爲學

博而知要其德粹然與世無競而端介之氣充養有道不爲利害

所移蓋仁人長者之風不見于世久矣乃於公而見之天之遺斯

世不亦厚乎惜夫世未獲盡被公之澤而公遽以疾終後十餘年

皇太子亦薨于東宮天下哀痛焉

今上既追崇

皇考爲孝康皇帝廟號興宗念

先皇舊學之臣悲公之不可作以近臣薦召公之孫懌復官之於翰林凡

興宗皇帝所欲行而未遂天下所願欲而未得者

皇上皆舉而行之於是善譽洽于萬姓而公之文愈爲人所愛重逮蚤從公遊辱公見知竊嘗歎天下知愛公文而不能盡得其意且不能盡觀也以爲公昔無恙時嘗擇舊文爲文粹以傳矣因復與同門友浦陽鄭楷叔度等取自仕

國朝以來所作復選錄爲十卷名曰續文粹以傳于學者嗚呼斯文也公之所爲雖可以傳世而不足以盡公之爲人也

後有賢者考論 國朝之所由興而追惟

興宗德業之盛以詠歌今日之治于無窮太史公之功庶幾可白于後世乎公諱濂字景濂金華人國史有傳

送左叅議胡公之官江西序

王景

洪武三十五年冬

皇上勅翰林儒臣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慎選在位之士與纂修事而李公至剛以右通政來胡公以道以禮部郎中來王公孟陽以儒士又繼來三人皆浙江人何浙江之多士也未幾至剛陞禮部尚書仍領史事明年夏六月書成上厚資銀幣錫以重爵以道陞江西左叅議孟陽超授禮部主事尚書公謂予曰吾三人以鄉井之舊同列史館至驩也而以道獨駕部風翔于西江之

上願一言以識別予曰今之布政司古之州牧也分天下為十二州州有牧故曰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是也然其職則維持侯伯以聯絡天下之勢以恪王度事至簡也今參議布政之亞也位第四職四品贊襄一司之事至重也然上有使有參政政不已出也然判與議必自己始已以為是參政曰非是已以為不然參政曰然為使者必執其兩端而定之若參政曰然使曰不然參政曰非是使以為是則已亦得執其中而用之則參議之職不輕而重也亦明矣然其議必本之以時制參之以舊章不肖屑泥古而不肯于古上以宣

皇風下以合民情平平蕩蕩歸于皇極而已若曰各持已見務為矛盾以私害公事不立矣非 朝廷設官之意也以道

無是也以道為部郎中且四年其同列皆坐剪斥以道翹翹然不染其難則以道之忠貞正大可見矣且

皇上之所以命迭臣而出任方面者重宣 德音使內外相聯屬也况江西密邇都邑治化尤所當先也以重臣宣德澤民易從也輔成太平之治在此行矣尚懋之哉是為序

贈醫士潘徐二君序

王達

今年夏友人雷起潛之子曰豫疾求鄉里之精於醫者得一人焉曰潘克仁氏克仁准未二日而他適又求鄉里之精於醫未得一人焉曰徐士恒氏士恒造起潛所未二日而克仁又至二人者會不相嫌忌而啓藥且相與講明其得疾之由與夫去疾之法用何藥而可用何藥而不可二人者忘其所負挾而一以拯人為念故雷氏子彌數日而愈矣起潛曰是

可無所報乎於是走泮宮徵余文以爲贈嗚呼天下之人非
不衆且多也其間專事而妬賢者亦不爲少矣小人專事妬
賢者固宜讀古人之書而懷小人之忌者亦豈少哉自淳朴
之氣散往往以智力相雄長甲曰可乙曰不可甲曰善乙曰
不善昧其良心汨於私意忘其己之短而嫉人之長安有相
資成美謙遜長厚若潘徐干公者哉古人有言曰厚者不毀
人以自益仁者不危人以要名善於二公見之異曰風俗之
厚又安知不自二公始乎克仁專確有守且通於儒故錄此
以遺之俾往來觀者得以警於心焉

送鄭先生之昌國訓導序

鍾士懋

天下難處之事多矣惟處貧爲甚難天下處貧之人衆矣惟
處之以正爲尤難處貧而能處之以正非讀書行道者無能

焉讀書行道而能處貧以正斯可以爲人師矣吾鄉自趙宋
以來素稱文物衣冠之邦俊人秀士班班輩出不幸與時不
偶而萎黎茹糗者不爲不多有如本忠鄭先生之甚貧者乎
甚貧如其人者亦有之矣其或不堪於清苦而出入小德之
門者不能無之是以如其人之甚貧而處之以正者確乎難
其人哉先生予同里人也治尚書能賦詩工字畫好古博雅
矻矻焉年四十矣雖魚釜塵甑畧不曾有干求錙銖非所當
得之心蕭然一室學徒數十人惟清坐講授暗暗乎高風勁
節無有少虧缺也今年秋明州府有新太守迺能聽人道其
甚賢且甚貧也絲是訪之爲屬縣昌國學訓導書幣來猶偃
蹇不起朋友交勸之始就焉於平師道之不立也久矣士大
夫窮經覈史貫穿百氏論道理辯古今說政事瀾翻其舌無

少疑滯操觚弄翰爲文章絢如雲錦以之居畢比迪來學綽綽乎其有餘裕然而往往不免失其重者何也以其計功謀利之心而任以正誼明道之責譬猶建樛屈之木而爲測景之表欲其遠近淺深度數之不忒也胡得焉傳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先生之處貧也不爲不久守身也不爲不正吾屈指於鄉里讀書行道之人有斯人矣迺今居訓導之職表率諸生使諸生於靈臺之地繁清其本原夜氣之存疑激其思慮晝事之接澡雪其汚染他日撥魏科躋臚仕者皆有冰蘗之譽而能誅鋤天下貪婪之徒豈不曰其師之堅苦有所甄陶而然哉予未耄願及見之

贈楊布政序

胡廣

永樂三年秋七月初吉

皇上命刑科都給事中西安楊某爲陝西布政使受

命之明日入謝且以本貫辭弗許將行其寮友鄧某王某合

士大夫爲詩以餞之而以序屬予予觀

皇上之用材隨其大小而器使之所以任某者以公天下爲心固不以鄉里而爲嫌也某之材誠爲可用將無所施而不可在

皇上旣信之而無所嫌在某獨何嫌而辭之哉辭非所當辭矣所貴乎君子者德修於已而信於人不出乎閭門跬步之間而感動乎鄉黨州閭之外其機如影響仕不仕均是道而已某之居鄉也孝弗忠信有以稱於人昆弟鄉黨旣賢之今之爲政不必言語教詔而信從者矧夫生民之利病孰便而孰否孰得而孰失皆嘗審察之其必能與其利而去其害

如饑之食渴之飲真知灼見而無過舉矣此其所以任某也苟非行其情而戾乎公論則人孰得而加損哉其蓋不如是也因其言論抗直數答稱旨故有今之命矣予知其所將必有異於是因書此爲序以贈

贈給事中周讓重使古刺序

聖天子德洽仁涵覆載之內靡不從化窮荒極域自古聲教所不被者遣一介之使持咫尺之書以諭之莫不奔走承順稽首來庭吁夫豈威力所能爲哉所謂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蓋盛德感動之幾有如此夫古刺在百夷之外萬餘里其名載籍未之前聞也給事中濡湏周讓嘗奉命使百夷聞古刺名且知其人素慕聖化而欲朝中國者無以爲之先使歸以聞

天子嘉之遂命讓以往由滇池入百夷歷猿猴所家蛇虺所都鸚魁所宅踰數月然後至至則其酋率其類驅象馳馬具舟艦供張張旗伐鼓陳兵出迎於道咸喜愕以手加額曰使者從天而下也於其國中設新亭館以居讓等即遣使從他使者至京師報謝留讓居歲餘日勞甚甚至今年夏遣使同讓備方物來貢且請臣宣吏

天子錫以冠帶印章授以古刺宣慰使賚予有加復

命讓再往將行來索予言爲贈予惟使者之職其任匪輕非負剛毅之操拳勇之才通變之智不足以當是任夫無剛毅則必至於怯懦無拳勇則必至於折辱無通變則必至於膠固必全是三者而後可爲使也今讓以單車從數十人往返數萬里重數譯使於禽獸默縱之夷以宣布

恩命發言慨慷忠奮激烈遇有無狀氣不少懼能使遠夷知
朝廷之尊是以口舌為干戚其與昔之發卒治道者異矣傳
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讓蓋有焉是行也予知自
古刺之外有聞風而來者則必由於讓也

贈醫士陳名道序

楊士奇

江漢間其俗尚巫有疾不事醫唯走巫求禱焉徼幸以治載
醪牲實籩造謝巫之庭唯恐後即不治不咎巫必自反曰我
之弗虔不敢懷纖毫怨愆且慮復有求也間有知巫之妄而
從事於醫又罕遭乎良焉素不明陰陽表裏脉治之說而稱
醫之師醫之師其治或接數十劑不效而又增劑者故雖什
伯中復有一二精其術人弗信之矣江夏宋惟憲其弟病且
殆凡與惟憲關忻戚者皆強之禱巫惟憲不應方博求為醫

之良者有進陳名道既至診而藥之旬浹遂瘳惟憲謁文謝
焉夫醫聖人之教也聖人憂民傷於寒暑飢飽勞慾有至乎
天死故為醫之教使得保終乎天年者也巫者古以事神非
有盜神之號以欺人也今盜神之號以欺人人亦安其欺雖
百死不悔於乎先王之治天下有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
衆者一拘殺於司寇巫所為疑不既甚矣乎故巫不誅醫不
行民得保終乎天年者幸也然使今之信醫者皆惟憲為醫
者皆名道巫不足誅也而一惟憲一名道巫其可勝矣乎吾
喜名道有成又重歎乎聖人之教也於是乎言

送陳叔振序

余居京師二十餘年四方賢大夫士之在
朝者皆得識之其尤賢者得相往還而樂也臨安故宋之都

會其山水秀麗鍾於人多俊爽明達適當世之用然溺於其俗率務外忽內逐物徇時者或流而不返飭行與文者或矯以自高而求夫和厚端介志乎內不役乎外蓋不多見焉陳鏞叔振舉進士為庶吉士在南京翰林與余處六年殆所謂和厚端介不矜不屈者非臨安之特出乎既與余先後來北京余調春坊叔振亦擢禮部主事而閒暇輒復過余蓋有志乎其內也今叔振調南京禮部相去益遠相與之樂益疏矣夫君子之於學也不以窮達壯老而苟有怠意今南京諸司職務視往年千百之什一而載籍所萃四方莫加焉誠以其餘閒探索義理之正以究聖賢之用心卓然而行之將來所至豈特出於一鄉哉鄒孟氏曰尚論古之人古之人以叔振之資與志無不可至勉哉叔振豐城有史志靜余嘗相與者而

違闊久矣今於叔振為同官其亦為致區區之意

送李永定經歷序

永定吉水李明達先生家子也余往年客武昌永定從先生在焉先生長余四十年忘年與余交厚時余兩人皆假館授徒永定治春養之資無日不相見也先生長身修鬚飄拂可數面絜白如玉雪氣韻磊落有行義讀書不泥章句與有所適竟日忘返嘗愛余作樂府古辭遇有作取酒觴余向余歌相樂也後先生入竟陵永定以才舉授宣州衛經歷明年永定遣迎先生先生還過武昌訪余時仲秋之夕明月東出余數人者共浮小舟具酒殺出夏口亂流至禹王廟下飲酒既醉舍舟登大別山四顧下憇秋興亭至郎官湖而還復酌酒大歡各賦詩弔古且寓離別之意先生三復其詩愴然既而

曰人生聚散風絮相值耳何足道也明日別去又三年先生沒矣嗚呼惜哉余至今未嘗忘先生而不可見矣見未定猶見先生也未定初在宣州有能名後以註誤黜

上既正大統凡用人制法一遵

高皇帝舊章未定復還宣州求言為贈夫經歷之任子為之有素亦在致其明而已公無不明廉無不公修諸在已可也在已修無所往而不宜况於衛之經歷者乎遂書以贈別而今昔存沒之感有不知余中之浩然者矣

送李未懷歸東平序

永樂十九年冬士奇侍

儲君自南京入 朝道出彭城以北屬歲飢民男女老弱繫繫道傍拾草實以食而滕與鄒尤甚

儲君憫焉不忍民之及於此也遽命山東布政使暨郡縣長吏計口而振貸之侍從之臣亦皆動念矜惻且竊憾其長吏不以豫聞也既度濟寧入東平之境視其民皆充然意氣和悅如無所不足者而老者數百人鬚髮如雪冠方巾褒衣而長裾濟濟焉夾道東西聚立俟展祗謁之禮從臣見者皆驚喜駐馬就而問之此邦歲庶幾有收乎曰然州其有賢守乎曰然輒舉手加額言曰皆

上之賜也又問州守氏名及其鄉郡曰前守楊公今之守李公皆出廬陵而併舉其宜民之政聞者既皆為東平喜又喜其民之言達於禮也尚書夏公顏謂士奇曰廬陵固多賢此兩人者亦識之否乎士奇曰前守名瑒字季琛家吉水於士奇同宗蓋宋忠臣建康通判謚忠襄之後為州縣二十年卒

有善政今守名湘字永懷士奇同里人其父子兄弟慈孝友愛而力於生業未嘗以非義取皆鄉人所重者衆嘖嘖稱嘆曰古之官人者必推本其行其有以夫抵暮余獨過訪永懷唯一童子守舍家具蕭然夜宿州學其博士弟子亦皆媿媿道二守之賢時驛路所經東平屬邑其南汶上有史知州其北東阿有具知縣皆以廉潔寬厚得其民心故盡東平之境不見有不遂之民者而自是所過郡邑所見其民則未嘗不嘆東平之僅有也明年永懷以例代去其後

朝廷遣使巡撫天下問民所疾苦東平之民羣訴於使者乞還李知州使者以聞命還之蓋東平自永懷去至是更三歲歷兩知州矣民心之好惡豈有他哉撫之不當其道不愜其意則欲去之如古謝詢之爲吳縣者蓋人情所同也如撫

之當其道愜其意其去也欲留之而不能如鄧攸之爲吳郡者亦人情所同也其賢不肖相去豈直倍蓰什伯哉永懷之賢亦攸之徒歟其所施諸東平者余及親見之故其復任也序以爲贈亦以勵其終云

賜遊西苑詩序

宣德八年四月二十有六日

上以在廷文武之臣日勤職事不遑暇逸持勅公侯伯師

傅六卿文學侍從游觀西苑以息勞暢倦於是成國公臣勇

豐城侯臣賢新建伯臣玉少師臣義少傅臣士奇臣榮尚書

臣璉臣浚臣中侍郎臣驥少詹事臣英臣直侍讀學士臣時

勉臣習禮拜命以行時少保臣淮來自退休承

命偕行凡十有五人又勅中官道自西安門入聽乘輿馬

及大液池而步太監臣誠奉宣

聖旨令編歷周覽從容勿亟於是誠導之循大液之東而南
行觀新作之圓殿返而觀改作之清暑殿臣誠為臣勇等言

二殿皆

皇上奉侍

皇太后宴遊之所也臣勇等仰瞻殿庭周廡規制高明繕

作精密凡所以供奉之且潔清鮮好靡不悉備俯而思惟

皇上之聖孝

皇太后之盛福皆古今鮮有遂拜稽歡呼萬歲乃降而登萬
歲山至廣寒殿而仁智介福延和三殿及瀛洲方壺玉虹金
露之亭咸得徧造是日天宇澄明纖塵不作引而四望山川
之壯麗草木之芳華飛走潛躍之各隨其性萬象畢陳胸次

豁然心曠神怡百慮皆淨信天造之佳境而人生之甚適也
已而中官傳奉

上命賜黃封之酒御厨之珍令成醉而歸又拜受

命方爵數行時久未雨忽雲陰東來微雨霑席倉庚如簧和
鳴不已衆益以喜相與引滿勸酬盡醉而出臣聞一張一弛
文武之道

皇上統四海之廣撫兆姓之衆一日二日萬幾則以閒暇游
焉息焉且奉天倫之樂於茲誠宜又俯矜左右執事之勤亦
俾之預有今日之適恩甚盛也於是羣臣欣幸遭遇賦詩
者若干人詩總若干首臣士奇預侍宴閒於茲屢矣是以謹
序於卷端云

皇明文衡卷之四十二

